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二

列傳三十五

張士遜字順之光化軍人也唐漢陽王柬之之後生百日始能啼舉進士爲鄖鄉簿遷射洪令歲旱禱白崖山神即雨士遜立須雨足乃去蜀人異之轉運使檄士遜治鄴射洪民遮道馬不得去乃聽還改襄邑令又知邵武縣除御史臺推直官遷監察御史當貢舉初用糊名法士遜試諸科爲巡鋪白主司有親戚在進士中願引避不聽因自言 眞宗是之自是舉人與試官有親嫌者皆移試別所江南轉運使缺中書進擬數人 眞宗自除士遜焉士遜謁王旦于政事堂自言驟領使職願聞善教旦從容曰 朝廷推利至矣士遜起謝旣去旦語人曰此轉運使識大體其後士遜所至每思旦言不敢妄有興建也徙廣東

當是時天下置天慶觀士遜言今營造競起遠近不勝其擾請
因諸舊觀為之 詔如其請移漕河北久之遷為 壽春郡王
友除直史館初宰相將除士遜翊善記室 真宗曰翊善記室
府屬也 王皆受拜今 王尚少宜命士遜為友令 王荅拜
又為王府諮議參軍 仁宗為皇太子遷右諫議大夫兼右庶
子又為賓客遷樞密直學士既而兩府大臣皆領東官官遂換
太子詹事天禧五年擢拜樞密副使累遷尚書左丞張知白薨
仁宗謀相王曾薦呂夷簡曹利用薦士遜 章獻亦欲相士遜
拜禮部尚書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明年趙州上曹洎變洎利用
從子也官鄉郡所為不法時內侍有忌利用者陰毀之于中
仁宗以問執政士遜曰此獨不肖子為之尔利用大臣宜不知
狀利用既得罪士遜亦罷知江寧府王曾復薦呂夷簡可相遂

以夷簡代士遜居二年朝 京師除定國軍節度使知許州復
拜中書侍郎兼刑部尚書同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呂夷簡罷
相進士遜門下侍郎昭文館大學士為 章獻明肅皇后 章
懿皇后山陵使先是百官皆詣洪福院上 章懿皇后謚冊已
而入慰士遜乃與同列過樞密使楊崇勳園飲百官立庭中以
俟日中不至為御史所彈罷為左僕射知河南府復拜呂夷簡
為相而崇勳亦罷以使相守河陽他日同入謝 仁宗見士遜
班崇勳下即除山南東道節度使同平章事改判陳州徙河南
呂夷簡罷相 仁宗用王隨陳堯佐為相明年隨堯佐罷復拜
士遜門下侍郎兼兵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封郢國
公元昊叛嫚書始聞 朝廷為之忿然士遜即議絕和問罪時
西邊弛備已久人不知兵識者以為憂既而和事一絕元昊遂

入寇西鄙用兵士遜議揀輦官為禁軍於是輦官皆誼許待漏
院士遜上馬將朝而遮道不得進馬駭墮地士遜年老不自安
乃七上章請老優拜太傅進封鄧國公致仕宰相謝事自士遜
始也 仁宗因復召呂夷簡為相士遜就第十年而薨年八十
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懿 仁宗欲臨奠左右言其日庚戌
仁宗曰朕以師臣復何避文彥博曰 陛下過於唐太宗辰日
哭張公謹遠矣始士遜七歲喪母養於其姑姑亡徒跣扶匱
仁宗為追封為南安郡君陳堯佐罷參知政事有挾怨言其欲
反者又有誣諫官陰附宗室者士遜言儉言動搖 朝廷若一
開姦萌則臣亦不能自保矣 仁宗悟置告者于法誣諫官事
亦寢為相時曹利用憑寵自恣而不能正時謂之為和鼓惡參
知政事程琳多異議御史中丞孔道輔不附已欲併逐之知開

封府鄭戩發琳令府吏馮士元市第事士遜揣知 仁宗有不
悅之意道輔適至中書謂曰 上顧程公厚今為小人所誣曷
見上為明辨之道輔不知士遜賣已也遂言於 仁宗 仁宗疑
以朋黨琳及道輔於是俱被黜士遜又嘗納女口於宮中侍御
史楊偕劾其罪且曰此盧杞李林甫之所不為也然士遜為人
寬厚亦有過人者一日 仁宗語士遜曰人言范仲淹嘗欲乞
廢朕朕但未見其章疏尔士遜曰 陛下既未見其章疏不可
以空言加罪望 陛下訪之積十數請 仁宗曰竟未之見也
然為朕言之者多矣士遜力為辨其不然 仁宗意乃解其後
士遜歸老啟國于鄧仲淹適守鄧州士遜還鄉仲淹置酒高會
明日士遜復置會揮金甚盛時人榮之
呂夷簡字坦夫河南人祖龜祥嘗知壽州遂以家焉夷簡大理

寺丞蒙亨之子而宰相蒙正之猶子也夷簡擢進士又舉制科嘗通判通濠二州往河北按行水災還奏曰今田器有算非所以重本也請除之 真宗納其言自是天下農器皆免算時王曾為知制誥一日至中書見宰相王旦旦謂曾曰君識呂夷簡否曾曰不識也它日復問曾曰嘗訪之士大夫人多稱其才者旦曰此人器識遠大君其善交之異日當與君對秉鈞軸曾曰公何以知之旦曰吾亦不識夷簡但以其奏請得之曾曰奏請何事旦曰如不稅農器是已既而擢提點兩浙刑獄方是時大建宮觀尚方伐材木期會嚴峻至有死者則以其亡命捕繫其子夷簡上疏請緩其程役又方冬水涸民苦於輓運宜須河疏通以卒送之 真宗以夷簡為有憂國愛民之心可其奏除侍御史知雜事寇準知永興軍擿巨姦徙湖南有過闕而上變事

者夷簡曰此必有以使之宜勿問益徙之遠方 真宗從之改起居舍人擢知制誥西蜀饑出為安撫使除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雷允恭擅移 皇堂而丁謂庇之命夷簡與魯宗道乘傳按視盡得其迹及允恭盜陵中金寶狀聞允恭誅而罷謂相乃以夷簡為給事中參知政事自祥符以來崇奉 天書設官置使典司其事儀衛物采甚盛夷簡建議請納 天書于陵中而官司儀衛悉罷夷簡處事類如此 真宗既祔廟 章獻后欲 神主復日悉陳其平生服翫夷簡奏曰 太后於 先帝喪祭之禮曲盡尊奉此雖至誠至孝之道然未足以報 先帝惟遠姦邪進忠直推心待下克己抑謙愛惜民財拔擢時彥使邊鄙寧謐人物庶富 皇帝德業日茂 太后壽樂無憂此乃報 先帝之大節也 仁宗嘗問輔臣四方奏獄來上不知所

以裁之如之何則可夷簡曰凡奏獄必出於疑疑則從輕可也
仁宗深以為然終 仁宗之世疑獄一從於輕故事輔臣因郊
恩遷官夷簡與同列豫辭之遂著為令天聖七年以戶部侍郎
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時王曾為首相與夷簡
同列果如王旦之言曾嘗從容與夷簡具道旦語皆嗟歎以為
不可及玉清昭應宮災曾因是罷相 章獻意欲復修夷簡固
請罷之以答天戒拜昭文館大學士進吏部侍郎監修國史
章懿皇后上仙夷簡因奏事 簾前曰聞夜中有宮嬪亡者
章獻即起挽 仁宗入內有頃獨坐謂夷簡曰一宮人死相公
何與夷簡曰臣待罪宰相內外事無不當與 章獻怒曰相公
欲離間吾子母耶夷簡曰 太后它日不欲保全劉氏乎 太
后不以劉氏為念則臣不敢言若尚念劉氏也喪禮宜從厚

章獻悟乃曰 宸妃也夷簡曰 宸妃之薨當斂以后服實以
水銀司天承 章獻之意且言歲月葬未利夷簡黜其說乃發
哀成服備禮以葬 章獻有旨令鑿內城垣以出 神樞夷簡
遽求對言其鑿垣非禮宜開西華門以出 章獻使內侍羅崇
勳諭夷簡曰向夷簡道豈意卿亦如此也夷簡曰臣為宰相
朝廷大事理當廷爭因正色謂崇勳曰 宸妃誕育 聖主而
送終之禮如此異日治今日之事莫道夷簡不曾說來崇勳大
懼馳以告 章獻於是始從其言大內災宮門晨未闢輔臣請
對 仁宗御拱辰門樓百官拜樓下獨夷簡不拜 仁宗遣問
其故曰宮庭有變願一見 上 仁宗為舉簾見之然後拜初
章獻后養荆王子于禁中既長矣夷簡請出之 章獻欲與
仁宗伴讀夷簡曰 皇帝富於春秋非親儒學之臣則恐無以

輔導聖德即日命還邸中章獻崩夷簡上疏請正朝綱塞邪徑禁貨賂辨佞壬絕女謁疎近習罷力役節冗費言甚剴切章獻既崩或疑章懿之喪仁宗遣李用和發其葬視之容貌如生使者馳入奏仁宗於章獻神御前焚香泣告曰人言其可信邪先是章懿之葬命晏殊撰志文殊謂后無子至是仁宗親政殊為參知政事一日內出志文以示夷簡曰先后誕育朕躬殊為侍從安得不知夷簡曰宮省事祕殊之不審理容有之然方章獻臨御若明言先后實生聖躬可乎仁宗默然良久命出殊守金陵明日以為遠改守南都夷簡輯睦二宮保全大臣如此明道二年罷為武勝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期以半歲召還是歲復入為門下侍郎兼吏部尚書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兼修國史郭后與尚美人楊美人

爭寵尚氏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仁宗自起救之誤傷仁宗頸仁宗大怒內侍閻文應白仁宗以爪痕示執政大臣而謀之夷簡遂欲廢后仁宗疑之夷簡曰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坐廢沉傷乘輿乎夷簡將廢后請敕有司無得受臺諫章奏於是御史中丞孔道輔石司諫范仲淹帥臺諫詣閣門請對須臾有旨令臺諫詣中書夷簡即貶出道輔等后遂廢其後仁宗欲立民間女陳氏為后夷簡力止之景祐二年封申國公夷簡嘗建議立州郡學校又因郊禮授宗室子以環衛官建睦親宅增教授員置大宗正以總之始王曾薦呂夷簡為相未幾曾罷夷簡為首相及王曾復相夷簡專決政事曾不能平因對斥夷簡嘗納賂市恩仁宗以問夷簡夷簡請置對曾亦請罪求去遂以曾知鄆州亦除夷簡鎮

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許州徙天雄軍未幾復入爲右僕射
兼門下侍郎同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慶曆元年拜司空封許
國公二年兼判樞密院事改兼樞密使自西鄙用兵劉平死于
陳黃德和誣平降賊 詔腰斬德和議者以 朝廷使宦者監
兵主帥節制不得專故平失利乞罷監兵 仁宗以問夷簡夷
簡曰不必罷但擇謹厚者爲之 仁宗委夷簡擇其人夷簡曰
臣待罪宰相不與中官私交無由知其賢否願 詔押班保舉
有不職與同罪 仁宗許之翌日都知押班叩首乞罷監兵於
是士大夫嘉夷簡之有謀契丹兵壓境范仲淹奏乞城京師以
備狄衆是其說唯夷簡以爲非曰雖有契丹之虞設備當在河
北奈何遽城京師以示弱乎使虜深入而獨固一城天下殆矣
乃建議北都因修其城池增置守備示親征之意且曰此子囊

城郢計也卒建北京識者韙之契丹遣劉六符等來議和親夷
簡奏曰蕃國求和親漢唐所不免徐議所以荅之者耳無深憂
也 仁宗然之及六符至殿上讀書如平日無所問六符失色咨
嗟而出至殿門幄次曰事已漏矣由此有司與之評議無甚難
遂不復求昏而 朝廷許增歲幣與之再和以疾辭位拜司空
平章軍國重事 仁宗憂之乃翦頰賜之以療疾夷簡薦范仲
淹富弼韓琦文彥博龐籍梁適曾公亮等可大用因再引退拜
司徒固請老以太尉致仕薨年六十六贈太師中書令謚曰文靖
夷簡爲相方 章獻臨朝內外無間言天下晏然夷簡之力爲
多王曾家請篆其墓碑 仁宗慘然思夷簡書懷忠碑三字賜
之治平中配享 仁宗廟廷子公綽公弼公著公孺公著位宰
相自有傳

公綽字仲裕少補將作監丞知陳留縣累遷史館修撰夷簡薨
知制誥拜龍圖閣直學士知永興軍徙秦州召為龍圖閣學士
知開封府歲餘除翰林侍讀學士龐籍罷相公綽亦出知徐州
徙河陽留侍經筵未拜而卒年五十七方夷簡在相位士大夫
喜進者頗附之故事多涉干請者

公弼字寶臣以父任為將作監簿累遷至直史館河北轉運使
在部四年蠲穴賦及民負債不能償者數百萬計而官用亦饒
仁宗知其能擢天章閣待制為都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知
開封府初夷簡薨仁宗思之一日公弼奏事仁宗目送之
語宰相曰公弼甚似其父拜樞密直學士知渭州徙延州還為
羣牧使進樞密直學士知成都府公弼至人以為少威斷會營
卒犯法當杖不肯受曰寧請劔死公弼再三諭之不從乃曰杖

國法不可不受劔汝所請亦不汝違命杖而後斬之復召為羣
牧使權三司使英宗在藩邸嘗得賜馬給使吏以為不善求
易之公弼不可至是公弼奏事已英宗曰朕往在宮中卿不
與朕易馬是時朕固已知卿矣逾月拜樞密副使神宗即位
遷刑部侍郎樞密使公弼上疏以謂人君不可以聖自尊當用晦
以接下方今之病在於知人之難而虛文無實尤不可不察陳
升之議衛兵年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減請受徙之淮南公
弼謂既使之去土又減其常廩於人情未安且事體甚大未易
遽行也神宗以沙門島罪人數多即竄還議立法且欲復行
肉刑公弼以為不可上疏曰臣伏見韓絳嘗奏乞用肉刑今日
陛下亦以為然絳又言假如折一支去一指有何不可況堯舜
尚用之此徒信古之論不適時變自漢文感一婦人之言罷肉

刑而天下歸仁逮今千有餘年一旦暴行之駭四海之觀聽況古雖有肉刑之法在堯舜之世亦未嘗行之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堯舜之世用流以寬五刑也若四凶者止於流則五刑無所施焉臣願陛下上法堯舜下體漢文無取迂儒好古之論陛下病今之犯刑者衆臣願擇守臣宣布惠愛使民各得其所則民不犯上矣今不究其本而徒更其刑辟臣恐民心一駭而動雖欲全撫之未易安也神宗納之時王安石變更祖宗法度公弼數言宜務安靜又與韓絳議論多不協從孫嘉問小人也竊公弼論事奏草以示安石於是罷爲觀文殿學士戶部侍郎知太原府以疾請知鄭州是時王韶方取洮河神宗恐韶生事欲使公弼帥秦鳳拜宣徽南院使判秦州疾作乞還道除河陽未至更拜西太一宮使卒年六十七贈太尉謚曰惠穆

公孺字稚卿以父任爲奉禮郎稍遷判吏部南曹仁宗見其占對詳雅以爲可用累官右諫議大夫爲陝西都轉運使時朝廷已復綏州遣使議守與弃久不決以公孺往廊延與郭逵議定公孺至則與逵請存綏州且具三年儲侍久之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鄆州元祐初爲祕書監遷刑部侍郎知開封府擢戶部尚書請老提舉醴泉觀以卒公孺清儉不妄言笑與人寡合云

臣稱曰宰相之位必得人而後可以持其權蓋位者君子行道之具而權者因以爲利用也得其位用其權而道於是乎可行夷簡相仁宗策功立名有益於世方其主治喪之禮則其見遠矣消監兵之策則其意深矣請建都之議則其謀偉矣斯善持宰相之權者與噫夷簡誠有絕人之才故能達權而應變然

其功最大者乃在於處 仁宗母子之際使人無可乘之隙消
患於未萌制治於未亂 朝廷以之安靜公卿士大夫亦賴以
無禍此其所以有後也哉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二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三
列傳三十六

魯宗道字貫之亳州人也少孤苦學以文謁戚綸綸器異之舉
進士爲定遠尉又爲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導海水至邑下
人以爲利号魯公浦天禧元年 詔兩省置諫官六員不兼他

職考所言以爲殿最宗道與劉燁同選自通判河陽擢爲右正
言諫章由閣門始得進而罕賜對宗道請得面論事而上奏通
進司自是爲故事因言守宰與民至近而未有區別能否豈
朝廷所以爲民之意今除一知州補一縣令雖有庸暗有司無
敢擯斥舉天下親民之官黷貨害政什常二三介然自守孜孜
政事什無一二欲裕民美化可冀乎昔漢宣帝除刺史守相必
親見而考察之今命知州通判知縣雖未暇親見宜令中書試

以言而察其應對設以事而問其施爲才與不才得以進退之
縣令其命銓曹倣此施行庶幾得良守宰助宣聖化 眞宗嘉
納之 仁宗爲皇太子除右諭德時天書降乾祐山中宗道上
疏曰天道福善禍淫不言示化人君政得其理則作福以報之
失其道則出異以戒之又何有書哉臣恐姦臣肆謀誕妄以惑
聖聽也踰年遷左諭德 眞宗一日遣中使召之至其家俟之
久方從酒家還使者曰即 上訝來遲其將何詞以對宗道曰
第實言之中使曰然則當得罪宗道曰飲酒人之常情欺君臣
子之大罪也中使嗟歎而去 眞宗果問使者具如宗道之言
眞宗問宗道何故私至酒家宗道謝曰有故人自鄉里來臣家
貧乏杯盤故就酒家觴之也 眞宗善其無隱自是有大用之
意以直龍圖閣奉使契丹 仁宗即位 章獻明肅皇后同聽

政除宗道龍圖閣直學士判流內銓宗道在選調久頗患銓格
繁密而曲爲銓吏之姦弊至是多釐革之凡科條闕次悉揭示
庶下人以爲便雷允恭擅移山陵 詔宗道與呂夷簡按視還
拜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遷禮部侍郎 章獻問宗道唐武后
何如主對曰武后幾危社稷唐之罪人也 章獻默然時有上
書請立 章獻七廟者 章獻以問輔臣宗道力以爲不可曰
若立劉氏七廟如 嗣君何 章獻與 仁宗將同幸慈孝寺欲
以大安輦前行宗道曰婦人有三從之義在家從父旣嫁從夫
夫沒從子 章獻乃從後行宗道在政府裁抑僥倖不肯以名
器私人時樞密使曹利用有所憑恃肆爲驕橫宗道屢折之凡
貴戚近習莫不斂迹天聖七年薨于位贈兵部尚書謚曰肅簡
薛奎字伯藝絳州正平人也父化光善命術奎生知其必致公

輔舉進士爲隰州推官徙儀州是時靈武用兵州郡皆發兵夫調軍食奎部至鹽州下虎砦會久雨粟多腐因謂轉運使盧之翰曰今粟不可食願令民還州償所食之翰欲劾奏之奎徐曰用兵連年人罷轉餉今幸軍食有餘安用此以徒困百姓哉之翰意解聽民還所在感悅旣久悉奏除之知莆田縣又知長水縣徙知興州向敏中薦其才爲殿中侍御史出爲陝西轉運使坐失舉免起通判陝州天禧元年河北蝗命奎安撫改淮南轉運副使遷江淮發運使疏眞楊漕河廢三堰舟楫便之歲以八百万而食京師擢三司副使坐與三司使爭事改直昭文館知延州 仁宗即位擢龍圖閣待制知開封府以嚴爲治肅清京師拜御史中丞上疏論擇人求治崇節儉屏聲色凡數事 仁宗深嘉納嘗館伴契丹使蕭從順從順言漢使至契丹皆見

太后令請入見奎曰 皇太后垂簾聽政雖 本朝臣子亦未嘗見也乃不敢請或讒奎漏禁中語授集賢院學士知并州改秦州又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元節與僚吏夜會佛廟有戍卒殺人于市市人皆走奎密遣捕之而坐客莫有知者爲政明決蜀人以張詠比之召爲龍圖閣學士三司使未幾拜參知政事遷給事中 仁宗嘗謂輔臣曰臣之事君嘗見有始而無終者奎曰保終始者豈獨臣下如唐開元勵精爲治而天下晏然及其旣久放意荒侈以至大亂此不可不監也 仁宗深納之時邊吏言契丹將大入寇輔臣俱言擇將備邊之策奎獨曰契丹畏誓而貪利且無隙以開其端其必不動不宜失持重之勢而使其可窺已而卒無事他日 仁宗顧奎曰果如公言奎與王晦叔俱嘗守蜀而皆有名至是同爲執政一日奏事已因語

蜀事晦叔曰臣在蜀時有告戍卒反執而斬之於營門遂無事
奎曰臣在蜀亦有告戍卒反者叱出之亦無事明道二年 章
獻謁 太廟欲被天子黻冕臣下依違不決奎不可且曰 太
后必欲被黻冕見 祖宗不知作男子拜邪女子拜邪乃止及
章獻崩 仁宗見羣臣泣曰 太后疾不能言而猶數引其衣
必有所屬何也奎遽曰其在黻冕也然服之何以見 先帝乎
仁宗大悟卒以后服斂因言內侍羅崇勳輩久用事于中不斥
之恐借以為亂崇勳等卒被逐是時大臣皆罷獨留奎且倚以
為相而苦喘疾數辭位罷為戶部侍郎資政殿學士判都省卒
年六十八贈兵部尚書謚曰簡肅奎持身端重不苟合 真宗
時數宴大臣至有霑醉者奎諫曰 陛下勤心萬務而簡乎燕
幸今天下誠無事而飲樂無度又大臣數被酒無威儀非所以

為 朝廷重 真宗善其言及輔 仁宗謀議無所避尤善知
人范仲淹龐籍明鎬在下位時奎皆以公輔許之卒如其言

王曙字晦叔河南人也隋文中子弟績之後名同 英宗御諱
故以字稱舉進士為鞏縣簿又舉賢良方正入等授著作郎知
定海縣通判陳州與修冊府元龜以工部員外郎充龍圖閣待
制改右諫議大夫河北轉運使部吏受賕失舉劾罷知壽州改
淮南轉運使知開封府加樞密直學士知益州為政嚴平而不
可犯人以比張詠為之謠曰蜀守之良前張後王惠我赤子而
無流亡何以報之俾壽而昌召為給事中太子賓客寇準被罪
晦叔即其壻也落職知汝州責郢州團練副使天聖四年復給
事中知永興軍召入為御史中丞屬玉清昭應宮災守衛者皆
繫御史獄 章獻后臨政謂晦叔曰此人火非天災必戮守衛

者晦叔上疏謂王清之興不合經義 先帝信方士邪巧之說
蠹耗財用無紀今天災之乃戒其侈而不經也不當復建 仁
宗及 章獻悟薄前守衛者罪於是修宮議亦寢七年以工部
侍郎參知政事明道二年以疾免除資政殿學士知陝州遷吏
部侍郎徙河陽河南府召入為樞密使景祐元年加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薨于位年七十二贈太保中書令謚曰文康晦叔方
嚴簡重有大臣體以時尚奢侈躬自節儉食無兼味廩唯瘦馬
天下推其賢焉子益柔

益柔字勝之少力學為光祿寺丞尹洙見其文曰瞻而不流制
而不窘未可量也為人伉直尚氣喜論天下事元昊叛上備邊
選將之策杜衍使河東益柔寓書言河外兵饑無法非易帥臣
與轉運使則邊鄙不寧因條其可任者與衍意合衍薦于朝除

集賢校理蘇舜欽以祠神會客事除名會者悉逐而言者又謂
益柔作傲歌坐奪職監復州酒稅久之為開封府推官改三司
鹽鐵判官熙寧初因轉對言置相不可不審賢才必兼優乃可
用如不得已寧先賢後文 詔三司判官各陳所知益柔獻崇
儉制田均稅三策歷知制誥兼直學士院遷龍圖閣直學士除
祕書監出知蔡楊亳州江寧應天府卒年七十二

蔡齊字子思其先洛陽人也曾祖綰為膠水令凡九年而卒子
孫因家焉齊少孤好學李迪見其文謂有大志舉進士冠甲科
真宗觀齊舉止端雅顧輔臣寇準曰得人矣特 詔金吾給騶
從狀頭給騶從自齊始也除將作監丞通判兗州徙濰州除直
集賢院遷右正言 仁宗即位改右司諫同修起居注兼侍御
史知雜事河陽錢惟演請曲賜軍士特支齊言 天子新即位

維演連姻 太后不宜私請一州以售己惠搖撼衆心遂不許
改三司戶部副使使契丹還知制誥翰林學士加侍讀學士
章獻后出金繒修景德寺命齊爲記內侍羅崇勳主營寺事使
人陰謂齊曰趣爲記當參知政事矣齊曰此言何爲至於我哉
故遲之崇勳怒讒於 章獻遂以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改
密州 章獻諭宰相取所撰記始上之徙知應天府除御史中丞
章獻遺語以楊太妃爲太后同議軍國事閤門趣班賀齊毅然
曰 天子明聖奉 太后十餘年今始躬親万事以慰天下之
心豈宜女后相繼稱制且自古無有固止不可班太妃卒不與
政止稱太后于宮中復爲龍圖閣直學士擢三司使拜樞密副
使交趾虐其部人有款宜州自歸者八百餘人議者亦以爲叛
人不可納齊曰彼去暴而歸有德宜納之給荆湖閒田使自營

若遣去必不復還本部若散山谷當爲後患不從後數年果爲
亂惟演諂附丁謂作樞密直學士題名記輒不列寇準於其間
而碑刻云逆準不書齊言於 仁宗曰寇準社稷之臣忠義聞
於天下豈可令姦黨厚誣 仁宗遂令磨去 仁宗欲立陳氏
女爲皇后齊力爭罷之遷禮部侍郎參知政事邊臣言契丹祭
天於幽州以兵屯境上輔臣議備邊計齊以謂契丹必不敢渝
約旣而邊奏果無警與宰相呂夷簡論事不合罷爲戶部侍郎
久之出知潁州卒年五十二謚曰忠肅改曰文忠齊精學博聞
寬大沈默善知人如龐籍段少連等皆所薦也有子早卒以從
子延慶爲嗣其後有子曰延嗣

延慶字仲遠初補太常寺丞祝復舉進士累遷京東陝西路提
點刑獄 神宗即位爲同修起居注擢天章閣待制秦鳳路都

轉運使進龍圖閣直學士初王韶進兵河州賊徼其歸路延慶
亟以兵赴救賊解韶全師而還韶既得河岷入奏延慶攝帥事
會上元張燈西賊乘閒伏兵北關下遣使僞來請內屬謀舉火
為內應延慶覘知斬首以徇北邊伏兵惶駭宵遁知成都府移
帥涇原初茂州舊無城惟植鹿角利築城既而蠻酋訐稱城基
我地乞罷築不許蠻遂叛延慶坐區處失宜降天章閣待制嘗
得安南九軍法讀之謂諸將曰漢蕃兵馬未整幸今無事可依
此團結以備調發乃以正兵弓箭手人馬團為九將合百隊分四
部為左右前後而隊有駐戰拓戰之別步騎器械每將皆同又
以蕃兵人馬為別隊各隨所近分隸諸將諸將之數不及正兵
之半所以制之也處老弱於城砦使漢蕃不相雜所以防其變
也書成上之會廊延亦分畫兵將延慶條上廊延所奏未便者

神宗是之召還知開封府旋除翰林學士以言者罷知滁州移
洪州復龍圖閣待制帥高陽閱歲復龍圖閣直學士移定武
哲宗即位除工部侍郎改吏部以卒延慶有學問平居簡默遇
事能別白是非所至有惠政初齊既得子延慶自陳歸宗籍所
有付之無一毫私焉

臣稱曰烏虜天祚明德鎮撫其社稷則有剛毅不回之士立乎
其朝且山有猛獸木無斧斤之害水有蛟龍魚無網罟之厄國
家有剛毅之士則姦邪無睥睨之心威見於外也宗道沮立廟
之請奎爭服冕之議晦叔寢修宮之役齊却臨朝之議陳善閉
邪有大臣節真可謂剛毅不回之士也哉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四
列傳三十七

夏竦字子喬江州德安人也其父承皓 太宗時上平晉策補
右侍禁後與契丹戰沒于河朔竦以死事恩授丹陽簿上書乞
應制舉其略曰邊障多故羽書旁午而先臣承皓殞身行陳

陛下錄臣孤幼任之州縣唯 陛下辨而明之 陛下以枕石

漱流為達則臣世居市井 陛下以金榜丹桂為材則臣未忝

科第 陛下以鳩杖鮐背為德則臣始踰弱冠 陛下以荷戈控

弦為勇則臣生不繇歷若 陛下令臣待詔公車條問急政對

揚紫宸指陳時事猶可與漢唐諸儒方轡並馳而較其先後矣

真宗頗嘉之既中制舉擢光祿寺丞通判台州召入為直集賢

院遷右正言 真宗幸亳州為東京留守推官 仁宗封慶國

公宰相王旦薦竦才遂命教慶國公書未幾同修起居注是時參知政事丁謂請醜金水河作后土祠三司使林特欲治玉清昭應宮復道發運使李溥欲致海上巨石爲三神山於會靈觀池中君臣爭言符瑞竦獨抗疏以爲不可其事遂寢及大臣領玉清昭應宮使以竦爲判官竦由是附會神怪僥倖進取遂遷知制誥初竦與妻楊氏不睦楊氏訟其過左遷知黃州徙鄧州又徙襄州歲饑發公廩募富人出粟嘗全活數萬人徙壽州歷安洪二州洪俗信巫有疾輒屏去親屬飲食衣樂悉聽於神死者甚衆竦索部中得巫一千九百餘家毀其淫祠以聞

朝廷詔江淮以南皆嚴禁絕天聖三年丁母憂是時章獻明肅皇后聽政宰相王欽若素與竦厚善乃微服至京師圖進取欽若主之遂起復知制誥奉使契丹竦辭不行其表有父

沒王事身丁母憂義不戴天難下穹廬之拜禮當枕塊忍聞夷樂之聲等語當時謂其四六爲精絕明年爲翰林學士兼侍讀又兼龍圖閣學士遂拜右諫議大夫樞密副使遷參知政事與宰相呂夷簡不協改樞密副使累遷尚書左丞章獻崩罷爲禮部尚書知潁州徙青州又徙應天府後二年以戶部尚書入爲三司使元昊叛拜泰寧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改鎮忠武知涇州明年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判永興軍進宣徽南院使與陳執中共事多不合徙鄧州仁宗遣使問攻討元昊之策竦言太宗時李繼遷擾邊命李繼隆等五路出討卒無功而還真宗時唯戒邊吏嚴斥候以備之今元昊略有河外之地貨易華夷其勢非特繼遷比也雖然其欲僭竊名号者不過要帝朝廷尔天下久不見兵革一旦遽議深討臣未見其可也願下

令諸將虜即入寇毋得與戰彼既絕中原賜予又喪其緣邊和
帀可坐待其弊也時議者多不以爲然於是徙判河中府慶曆
二年徙蔡州召拜樞密使諫官御史皆言竦姦邪在陝西怯於
用兵今用之則邊將之志憤矣凡十八疏遂罷言者不已以吏
部尚書知亳州明年加資政殿大學士又明年復宣徽南院使
河陽三城節度使判并州又明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判大
名府又明年召以爲相制下而言者又言竦嘗與宰相陳執中
不協不可共事遂改樞密使封英國公未幾親事官夜入禁中
將爲亂皇城司皆坐譴逐內侍楊懷敏領入內都知如故言者
又以竦結懷敏而曲庇之是日 京師無雲而震者五 仁宗
召翰林學士張方平謂曰夏竦姦邪以致天變如此宜草制出
之遂罷知河南府皇祐元年加侍中移鎮武寧改封鄭國公明

年以疾求歸卒于京師年六十七贈太師中書令賜諡曰文正
考功以竦行不應諡改曰文莊竦少好學自經史百氏陰陽律
歷之書無所不通善爲文章 朝廷大典策屢以屬之所至立
保伍之法盜賊不發閭里怙然性素貪多商販部中喜離間僚
屬以鉤致其事雖待家人亦不以誠故時以姦邪目之子安期
官至龍圖閣直學士

范雍字伯純世居河東其曾祖仁恕從孟氏入蜀爲相祖龜從
昶歸朝爲左屯衛將軍父德隆爲供奉官葬河陽因家焉以舉
進士爲洛陽簿天禧中爲京東河北轉運使時兩河宿兵大賈
轉粟而下獲利甚厚雍移他郡緡錢帀糴於德棣間運以餉邊
頗減橫費徙京西路入爲三司戶部副使擢龍圖閣待制陝西
都轉運使召還又以爲安撫使除右諫議大夫權三司使加龍

圖閣直學士天聖六年拜樞密副使玉清昭應宮災章獻皇后有再葺之意雍言先朝竭天下之力而作之今火出非意豈非天之譴乎如又將葺之民不堪命矣章獻悟乃止章獻崩罷爲戶部侍郎知陝州既至又改永興軍徙河陽以資政殿學士知河南府遷吏部侍郎元昊叛拜鎮武軍節度使知延州一日元昊驅衆十萬至城下雍令石元孫出戰又召劉平來援通判計用章固執以衆寡不敵無輕舉雍不從二將既戰歿雍左遷戶部侍郎知安州復吏部侍郎知河中府拜資政殿學士知永興軍遷左丞加大學士雍在永興全城浚池言者以爲驚擾詔止其役雍匿詔而趣成之明年葛懷敏敗于定州邠岐之間皆恐惟永興人心怙然復知河南遷禮部尚書卒年六十八贈太子太師謚曰忠獻初雍在延州辟計用章爲通判用章

臨邛人也以進士起家稍遷至祕書丞既從雍辟嘗請修城壘備器械乞朝廷加兵選將以圖討賊若不以爲意恐朝廷之憂關輔之禍非年歲可弭雍不以爲然及元昊以兵圍城二將陷陳都監黃德和奔還雍召用章問以策用章曰用章屢獻言矣而公不用今惟有一死以報國尔然城中老幼無辜皆公陷之至此若令同爲血肉是公上負天子下負百姓雍怒拂衣而起至晚又召用章問計用章曰惟有死尔尚何言會其夜雪大作賊遂退雍挾用章陷百姓之言而誣以罪用章遂竄雷州其後范仲淹經略延州知用章以忠獲罪奏雪予朝田況亦以爲言起監隨州酒明年復故官用章後知龔州終都官員外郎雍子宗傑至兵部員外郎直史館孫子奇紹聖間爲吏部侍郎寶文閣待制子奇之子坦政和中爲戶部侍郎

程琳字天球永寧軍博野人也舉服勤詞學科中選授泰寧軍節度推官召試除直集賢院 仁宗即位為三司戶部判官契丹使來以琳為接伴使言 皇太后當遣使通書北朝琳以為禮不可通問拒止之使者屈時修 真宗實錄而起居注闕命琳追修書成遂修起居注知制誥天聖五年琳館伴契丹使蕭蘊杜防蘊出坐圖謂琳曰中國使至契丹坐位高契丹使至中國坐位下請升之琳曰此 真宗皇帝所定不可改也防曰大國之卿可乎琳曰南北兩朝安有大小防不能對 仁宗令與宰相議或曰此特細事爾將許之琳以謂許其小必啟其大力爭之乃已拜右諫議大夫權御史中丞改樞密直學士知益州上元張燈先戒火備曰有火即救之勿以白已而果有火吏如琳教不以白而隨即救止終燕人無知者有告振武軍變者監

軍以白琳琳曰軍中動息我自知之苟有謀不待告者可使告者來而告者卒不至蜀人歲為社以祀灌口神琳曰往時不誅李順故大亂乃捕為首者戮之或以琳殺人以為蜀人恐且亂矣 仁宗遣使視之使者還言蜀無事召知開封府禁中火下府使治之琳曰此天災也不可以罪人 仁宗為緩其獄卒無死者遷龍圖閣學士守御史中丞久之為翰林侍讀學士復知開封府期年為三司使時議者患民稅多目吏得為姦欲除其名而合為一琳曰合而沒其名一時之便後有興利之臣必復增之是重困民也累遷吏部侍郎景祐四年拜參知政事時元昊叛猶遣使入朝議者欲誅其使琳曰古者兵交使在兵間不可其後使益驕議者又以為言琳曰始不誅以罪有在也今既驕誅之宜矣又何患耶議者又欲重賄唵嘶囉使討元昊因以其地

與之琳曰使唃氏有其地是去一元昊得一元昊也曷若用間使二羌不相合豈不為中國之利乎寶元二年鄭戩知開封府發琳使府吏馮士元抑孀婦市第及買女奴責光祿卿知潁州已而徙青州又徙大名府復尚書左丞為資政殿學士時建北京內侍皇甫繼明典營造宮室欲侈大其制琳以為方事備邊又困民以土木不可繼明數有論奏 仁宗遣一御史視其曲直御史直琳遂罷繼明遷工部尚書加資政殿大學士河北安撫使拜武昌軍節度使知永興軍明年拜宣徽北院使判延州元昊死諒祚立尚幼三大將分治其國或請授三將節度使以分弱其勢琳曰幸人之喪非所以示大信於夷狄不如因而撫之議者以為失機會皇祐元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知大名府琳持重不撓前後守魏十年魏人愛之改鎮武勝又徙鎮安

卒于鎮年六十九贈中書令謚曰文簡琳為人嚴深長於政事平時議論不少下人至朋僚故舊飲酒笑歌不復有勢位之間然性嗇於財而厚自奉當 章獻聽政時琳嘗獻武后臨朝圖及 章獻崩 仁宗在邇英謂侍臣曰琳心行不佳而琳竟大用云

臣稱曰以天下為度者不以我之私而藏怨焉昔漢文既立修代來功而謂朱虛侯初謀立齊王故誣其功夫名寬大長者莫如漢文也猶不忘朱虛之怨況其他乎當 仁宗之初 章獻在御而琳乃以武后臨朝圖為獻尊崇 母后以求容悅及 仁宗親政非特無怨而竟用琳出入將相幾二十年非 仁宗之盛德亦豈能容之世稱 仁宗可比漢文此則過之矣

姜遵字從式淄州人也舉進士為蓬萊尉嘗知廬陵縣召為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遵與知吉州高惠連有隙惠連言遵前

在廬陵受賄請逮治詰遵往對卒無狀猶降通判延州入為侍
御史青州大姓麻氏其富冠四方契丹之寇澶淵也兵至臨淄
麻氏率莊人千餘據堡自保鄉里賴之全濟者甚眾虜退麻氏
斂器械盡輸官留什二三以衛其家家既富饒宗族橫於齊麻
士瑤有孫姪懦弱士瑤恐其分財幽餓而死遵發其事因索其
家獲兵器及玉小印乃奏麻氏大富縱橫臨淄齊人懼伏私蓄
禁兵刻玉寶將圖不軌 詔按實誅之麻氏遂衰而遵由是以
擊搏知名知邢州徙滑州為京西轉運使復入為侍御史知雜
事踰年為三司副使以右諫議大夫知永興軍 章獻皇后嘗
營建浮圖遵毀漢唐以來碑碣代磚甃躬督成之因獲進用天
聖七年召拜樞密副使遷給事中卒年六十八贈吏部侍郎遵
為吏尚嚴故所莅必震肅云

趙稹字表微宣州宣城人也舉進士為安定軍判官稍遷殿中
侍御史開封府判官益州路轉運使稹至部事無大小悉心咨
訪有平允之稱召為侍御史知雜事改鹽鐵副使拜集賢院學
士知益州坐市錦寬縱落職知同州徙鳳翔京兆復為集賢院
學士加樞密直學士知并州累遷刑部侍郎 章獻后臨朝既
久劉美有婢出入禁中稹厚結之天聖八年遂為樞密副使明
道二年罷為尚書左丞知河中府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
六贈太子太保謚曰僖質

字仲詢，江軍新喻人。幼而父出其母，日夕泣涕求母還，乃至絕。葦茹鄉里稱其孝。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舒州。遷直集賢院，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仁宗即位，知開封府權。三司使建言：天下賦入有常，而用度日益滋，願一切裁抑之。詔校一歲經費，減冗長者什之三。又以商人入粟邊郡，算茶與犀象為虛實，三估坐耗，官帑請以實錢參紐。初，商人有厚利，而諮照其姦蠹，一旦革之，怨謗滋起。而議者是非不一，諮請郡，遂除樞密直學士，知洪州。坐變茶法，奪職。徙知杭州，復以舊職知永興軍。衣冠子有恃，蔭犯法者，悉杖之。境内肅然。徙知江寧府，久之復為三司使。累官至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又二年，加戶部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五

列傳三十八

李諮字仲詢，江軍新喻人也。諮幼而父出其母，日夕泣涕求母還，乃至絕。葦茹鄉里稱其孝。舉進士為大理評事、通判舒州。遷直集賢院，累擢知制誥、翰林學士。仁宗即位，知開封府權。三司使建言：天下賦入有常，而用度日益滋，願一切裁抑之。詔校一歲經費，減冗長者什之三。又以商人入粟邊郡，算茶與犀象為虛實，三估坐耗，官帑請以實錢參紐。初，商人有厚利，而諮照其姦蠹，一旦革之，怨謗滋起。而議者是非不一，諮請郡，遂除樞密直學士，知洪州。坐變茶法，奪職。徙知杭州，復以舊職知永興軍。衣冠子有恃，蔭犯法者，悉杖之。境内肅然。徙知江寧府，久之復為三司使。累官至禮部侍郎、拜樞密副使。又二年，加戶部

侍郎爲知樞密院事是時榷茶之法浸壞乃 詔諮與蔡齊更
議之諮以前變法獲罪固辭不許於是復用諮所變法而官無
濫費諮性明達周知世務處劇若閑暇在樞府抑僥倖号爲稱
職三班使臣舊七年磨勘李迪爲相奏減二年諮請自詔下經
七年磨勘後方用新制事雖均頗爲衆怨卒于位年五十五贈
右僕射謚曰憲成

盛度字公量杭州餘杭人也舉進士稍遷至直史館三司戶部
判官契丹犯邊數上疏論邊事奉使陝西參質漢唐故地繪爲
西域圖以獻爲開封府推官坐決獄失實謫監洪州稅起爲三
司鹽鐵判官遷知制誥嘗奏事便殿 眞宗問其所上西域圖
內出絹命工別繪度因言前已圖漢所置酒泉張掖武威燉煌
金城五郡比復究尋五郡之東南自秦築長城西起臨洮東至

遼碣延袤萬里有郡有軍有守捉襟帶相屬烽火相望其形勢
備禦亦至矣唐始置節度使後又以宰相兼領用非其人有河
山之險而不能固有兵甲之利而不能禦豈不惜哉乃復繪其
山川道路區聚壁壘爲河西隴右圖以獻爲翰林學士史館修
撰會寇準罷度以嘗交結周懷政出知光州丁謂用事復貶和
州團練副使天聖初起知筠州徙虔州又知徐蘇揚三州加集
賢院學士初度嘗上言請復賢良方正科密詔撰策題馳驛以
聞又請建四科以取士且言經術之士若典刑備舉則政教流
行請設博通墳典達於教化科堯試臣以事不直以言語筆札
求之審官期於適用請設才識兼茂明於體用科今戎警未除
調邊勞戍必資良帥以集事功請設軍謀宏遠堪任將帥科獄
市之繁民命所繫若推按失實則枉情傷生請設曉法律能按

章覆科後亦取其材識兼茂明於體用科與賢良方正能直言
極諫科並行復為翰林學士史館修撰兼龍圖閣學士明道中
詔度與御史中丞王隨及三司詳定在京并外三十一州軍禁
解鹽地分聽商旅入錢算鹽度言通商有五利遂施行之尋授
承旨兼端明殿學士翰林侍讀學士景祐二年拜參知政事時
王曾呂夷簡為相度與宋綬蔡齊並參知政事曾與齊善而夷
簡與綬善惟度不得志於二人至是曾夷簡求退一日 仁宗
問度曰王曾呂夷簡力求退何也度對曰二人腹心之事臣不
得而知 陛下詢二人以孰可代者則其情可察矣 仁宗果
以此問曾曾薦齊又問夷簡夷簡薦綬於是四人者俱罷政而
度獨留遷知樞密院事即拜武寧軍節度使坐令開封府吏馮
士元彊取其鄰所賃官舍為鄭戩所發罷為尚書右丞知揚州

徙蔡州加資政殿學士知應天府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七十
四贈太子太保謚曰文肅度好學家居讀書未嘗釋手 真宗
嘗命與李宗諤楊億王曾李維舒雅任隨石中立同編通典文
苑英華所著有愚谷集中書制集銀臺集翰林制集天禧三年
郊恩赦文許舍人給事中諫議大夫母封郡太君而學士不與
度時官兵部郎中因請進封其母自是學士官未至諫議者皆
得封度多猜險僚吏皆畏其傾不敢妄語言肌體豐大艱於起
拜有拜之者俯伏不能興或至詬罵其褊戾如此

王綬字揔之趙州臨城人也七歲喪父哀毀過人及長狀貌奇
偉館於王化基之門宋湜見而妻之以女宋氏親族或侮易之
化基曰後三十年綬富貴矣舉進士為婺州觀察推官代還
真宗見而異之特轉著作佐郎稍遷至三司鹽鐵副使 章獻

臨朝龍圖閣待制馬季良建言京師賈人常以賤價售京師茶鹽交引請官置務收市季良挾章獻嬖家有司莫敢忤其意者駿曰與民競利非國體也執不可遂罷之後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戍卒有夜焚營脇軍校為亂者駿潛遣兵環其營下令曰不亂者斂手出門無所問於是眾皆出命軍校指亂者得十餘人戮之及明人皆不知也其為政有大體不為苛察蜀人愛之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實元元年除參知政事明年遷工部侍郎知樞密院事又明年以西師不利議刺鄉兵久而不能決遂出知河南府始曹瑋在定武謂駿曰公不十年必趨樞柄當是時西邊有警公宜善備之駿曰若如君言何以教我瑋曰頃趙德明嘗以馬博易于中國怒其人息微欲殺之德明子元昊方十餘歲諫曰以馬資鄰國已失計矣今更以貨殺邊

人則誰肯為我用乎瑋聞其言私念之曰此子欲用其人矣是必有異志異日德明死此子為邊患必矣計其時正當公趨樞柄之日公宜勉之駿殊未以為然也至是元昊叛駿竟以處置失宜罷去駿在河南每對僚吏歎瑋之明識駿卒年六十四贈戶部尚書謚曰忠穆

王博文字仲明曹州濟陰人也年十六善屬文應舉開封府以回文詩百篇投試卷場屋中謂之王回文召試舍人院除安豐簿遷殿中侍御史詔博文按朱能乾祐天書連逮者眾博文為治首惡脇從者皆得減死論為開封府判官丁母憂始博文幼喪父其母張氏再適韓氏及博文在朝謂母子無絕法遂請得以恩封之又謂古之為父後者不為出母服以廢宗廟祭也今喪者皆祭無害於行服乃請解官持服入為三司戶部判官

累遷龍圖閣待制權三司使與內侍羅崇勳鞠曹汭獄于真定府博文知章獻怒曹利用及汭誅議者或謂博文致之知開封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徙鳳翔府又徙永興軍改樞密直學士復知秦州汭邊軍民逃入蕃部擒至者予之錦袍銀帶茶綵間有自歸而為蕃部所得亦不能免坐法皆斬博文遣習事者持信紙密招之至則驗而貸其罪免死者衆景祐元年除龍圖閣學士再知開封府久之知真定府遷給事中歲餘召為三司使拜同知樞密院事凡三十六日而卒年六十六子疇疇字秉彝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為太常博士翰林學士宋祁提舉諸司庫務舉疇為之屬時有宦官在職疇辭曰翰林先進疇恐不得事之然耻以朝士大夫而為閹人指使也遂不就賈昌朝舉疇編修唐書慶曆中仁宗獵近郊疇言十

事以諫召試直祕閣至和中為開封府推官又為判官宦者李允良疑人毒死其叔父訴請發棺驗視疇獨曰驗而無實是無故暴人尸此安知非允良有姦既而窮治果引伏與叔家有怨為三司度支判官修起居注知制誥以右諫議大夫為御史中丞遷給事中英宗疾既稍愈未出疇請以時御朝又請朝謁祠廟會大臣亦請英宗從之自是遂聽政遷翰林學士居數月拜禮部侍郎樞密副使於是知制誥錢公輔言疇資淺望輕在臺素餐不可以大用英宗既用疇而黜公輔疇在位五十五日而卒年五十九贈兵部尚書謚曰忠簡

張觀字思正絳州人也中服勤詞學科擢為第一為將作監丞通判解州吏坐贓以失舉責監河中府稅頃之通判果州改祕書郎擢右正言直史館三司度支判官同修起居注改右司諫

知制誥出知杭州代還知開封府觀為人寬厚長者然於吏事非所長有犯夜者觀乃問有人見否犯夜者曰固無人見也人傳以爲笑景祐初爲翰林學士以給事中權御史中丞觀舉文彥博爲御史時以爲得人寶元元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後二年罷知相州除資政殿學士徙澶州京東路舊止通安邑鹽而瀕海禁私煮觀知鄆州請弛其禁歲免黥配者不可勝計久之復爲御史中丞以父居業年高請便郡進觀文殿學士知許州遷尚書左丞觀性至孝初爲祕書郎而父方爲幕職官觀以官回授其父 朝廷從其請居業官至太府卿觀在許以憂去官哀毀過甚旣練而卒年六十六贈吏部尚書謚曰文孝觀平生未嘗草書因自爲詩曰保心如止水爲行見真書 仁宗嘗飛白清字賜之

鄭戩字天休蘇州吳縣人也舉進士爲奉禮郎僉書宣德軍節度判官召試爲集賢校理直史館同修起居注知制誥訓詞深雅時謂常楊不逮也遷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府吏馮士元素奉權貴戩發其姦利事流之於海島於是參知政事程琳知樞密院盛度皆坐黜康定元年權三司使拜右諫議大夫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是時陝西用兵戩請巡邊以圖破羌之策大臣忌之明年以資政殿學士知杭州浚治西湖民賴其利徙鄆州又徙永興軍未幾爲陝西經略安撫招討使巡邊至鎮戎軍趣蓮花堡天寒與將佐置酒高會元昊方擁兵近塞會暮塵起有報賊騎至戩曰此必諸將按邊回尔非賊騎也已而果然元昊謂其下曰我已遣人使稱臣 朝廷何爲復用此公護諸將其欽畏如此及疆事少寧還知永興軍初劉滬建議築水洛城

以通秦渭援兵戩因令滬與董士廉督其役會戩罷四路而宣撫使韓琦知渭州尹洙皆以爲地在生羌間恐城未就而寇至因令罷役滬等不聽乃械送德順軍制獄戩力爭于朝卒城之進資政殿大學士知并州時契丹與元昊交兵仁宗遣使問戩戩對夷狄相攻中國之利也乃益修邊備以防戎人侵軼遷吏部侍郎拜宣徽北院使奉國軍節度使卒年六十三贈太尉謚曰文肅戩初以文章有聲場屋間性彊毅明峻意所欲必行之衣冠子有豪縱犯法者必法外黥配餘皆惕息云

任布字應之河南人也後唐宰相圜四世孫舉進士爲安肅軍判官因上言河北利害且謂虜必大入請飭邊備未幾果有澶淵之役真宗奇之擢提點荆湖南路刑獄權三司鹽鐵判官坐與徐奭試開封進士而奭潛發封卷視之責監鄂州稅務徙

知宿鄧建三州梓州路轉運使召還爲戶部判官遷江淮發運使入爲三司鹽鐵副使出知真定府有議欲省兵河北者布言今西北二虜包藏禍心以窺伺中國未可以弛備改知天雄軍遷集賢院學士知許州進龍圖閣直學士徙澶州復知真定府慶歷元年召拜樞密副使明年罷知河陽以太子少保致仕再遷太子少師始布歸休洛中作五知堂以知恩知道知命知足知幸也卒年七十八贈太子太傅謚曰恭惠布性純約方輔政時其子遜嘗上書歷詆大臣亦以其父爲不才御史魚周詢因疏布曰不才之迹其子具知然議者以遜詆父爲不孝而周詢又引其語以逐布爲不知體云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六

列傳三十九

王隨字子正河陽人也舉進士爲將作監丞通判同州代還直史館出爲京西轉運使時隨父母在洛中京西乃其所部也

真宗賜詩寵其行復以羊酒束帛使過家爲壽時人榮之徙淮南召還爲侍御史知雜事擢知制誥隨於詞命非所長也出知應天府徙揚州未幾除知開封府仁宗爲皇太子拜右庶子

周懷政得罪隨坐假與白金落知制誥改給事中知杭州復降爲祕書少監知通州久之復給事中遷龍圖閣直學士知秦州秦人多畜逃卒或忤意則執以求恩獎故坐法衆隨至下令能自歸者免仍隸舊籍由是多所全活徙河南府入爲御史中丞遷翰林學士明道二年除戶部侍郎參知政事景祐中進吏部

侍郎知樞密院事遂拜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
大學士與陳堯佐同在中書議事輒不合無大臣體以災異援
漢故事請罷除彰信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河陽卒年六十七
贈中書令謚曰章惠隨外若方嚴而所治常失於寬性善佛慕
唐裴休之爲人仍學其書然不逮也

章得象字希言世家泉州高祖仔事閩爲建州刺史遂居浦城
其夫人練氏有智識仔嘗出兵二將後期欲斬之夫人救之得
免二將後仕南唐爲將攻破建州時仔已死矣夫人居建州二
將遣使厚以金帛遺夫人并以一白旗授之曰吾屠城夫人植
旗于門吾以戒士卒勿犯也夫人反其金帛并旗弗受曰君幸
思舊德願全此城必欲屠之吾家與衆俱死耳不願獨生二將
感其言遂不屠城君子知其後必大母嘗夢登山遇神人授以

玉象及生復夢庭積象笏因名得象舉進士爲大理評事知歸
化縣稍遷直史館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誥爲翰林學士進承旨
景祐三年拜同知樞密院事實元元年以戶部侍郎同中書門
下平章事集賢殿大學士 仁宗謂曰 先太后臨朝羣臣邪
正朕皆默識之卿清忠無所附麗故大用也元昊反命兼樞密
使明年拜工部尚書爲昭文館大學士監修國史慶歷五年拜
鎮安軍節度使同平章事判陳州封郇國公徙河南府以疾引
年守司空致仕卒年七十一贈太尉侍中謚曰文憲後知制誥
王洙言得象謚同周公改謚曰文簡得象性簡重在翰林十二
年怡然自得 章獻后嘗遣內侍至院必正色嚴待之未嘗交
一言居相位八年親戚子弟皆抑而不進然陝西用兵呂夷簡
晏殊杜衍范仲淹富弼更秉政得象默默不能有所爲夷簡旣

薨殊行仲淹弼亦去位而得象為相如故卒以老辭位云

晏殊字同叔撫州臨川人也七歲善屬文号神童景德初張知白安撫江西薦之得召試又試詩賦論殊自言臣嘗私習此賦不敢隱 眞宗異之因試以它題以為祕書省正字置之祕閣使得悉讀祕閣書明年復獻所為文召試中書為集賢校理連丁家艱 眞宗即其家起復 仁宗封昇王以殊為記室參軍 仁宗為皇太子為舍人擢知制誥除翰林學士為左庶子

眞宗每所諮訪多以方寸小紙細書問之由是參與機密凡所對必以其稟進示不洩 眞宗以謹密稱之 章獻明肅皇后權聽軍國事宰相丁謂樞密使曹利用各欲獨見奏事無敢決其議者殊建言羣臣奏事 太后垂簾聽之皆無得見議遂定拜右諫議大夫兼侍讀學士天聖三年以禮部侍郎為樞密

副使上疏論張耆不可為樞密使由是忤 章獻旨坐以笏擊耆折其齒罷留守南京興學校延范仲淹以教授諸生天下興學自殊始召拜御史中丞改資政殿學士兼翰林侍讀學士為三司使復拜樞密副使未幾改參知政事 章獻謁太廟有請服袞冕者 章獻以問殊殊以周官后服對初 章懿后上仙殊撰志文謂 后無子及 仁宗親政以殊知江寧府未行改亳州徙陳州復召為御史中丞又為三司使知樞密院事拜樞密使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慶曆三年遂以刑部尚書居相位充集賢殿大學士仍兼樞密使自殊復召用而趙元昊反師出陝西天下弊於兵殊數建利害請罷監軍無以陣圖授諸將使得應敵為攻守及制財用為出入之要皆有法 仁宗悉施行之又請出宮中無用之物以佐邊費而財賦之職悉歸有司及

居相府時范仲淹韓琦富弼皆進用至於臺閣多一時之賢
仁宗既厭西兵閱天下困弊奮然有意遂欲因羣材以更治數
詔大臣條天下事方施行而小人權倖皆不便四年秋諫官孫
甫蔡襄彈奏殊撰 章懿皇后志文事因言殊役官兵治邸舍
懷安苟且無向公之心遂罷以工部尚書知潁州殊既以事罷
而仲淹等亦相次罷去徙知陳州又徙許州遷戶部尚書拜觀
文殿大學士知永興軍徙河南府以疾請歸京師訪鑿留侍經
筵提舉万壽觀卒年六十三贈司空兼侍中謚曰元獻殊性剛
峻遇人以誠雖處富貴奉養如寒士樽酒相對歡如也當世賢
士大夫如范仲淹孔道輔歐陽脩等皆出其門其擇壻又得富
弼楊察為文贍麗應用無窮尤工風雅才有餘思其篤學老而
不倦有文集二百四十卷又集古今文章為集選二百卷

杜衍字世昌越州會稽人也父遂良尚書度支員外郎衍幼孤
及長舉進士為揚州觀察推官知平遙縣通判晉州知乾州安
撫使以衍治行之優命攝守鳳翔二州之民爭挽之遷河東京
西路提點刑獄知揚州河東陝西轉運使入為戶部副使進天
章閣待制出知荆南府徙河北都轉運使遷樞密直學士知天
雄軍召拜御史中丞會有 詔與三司使副擇吏人能否而升
降之有欲以事中行者且揚語於外曰衍奏請盡黥諸吏吏僅
千餘人詣衍第誼諱不可抑明日入對願窮治即推吏首惡抵
于罪衍復以樞密直學士知永興軍遷龍圖閣學士知并州又
徙永興時西鄙用兵勞於調發至破產不能給衍為之區處計
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得次第輸送而車牛
芻秣宿食來往比它州省費什六七召知開封府康定元年以

刑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改副使陝西兵久不解 詔夏竦議
攻守計竦列二策以上行用守策與宰相議不能得請免不許
慶曆三年為吏部侍郎樞密使范仲淹嘗出行門下時為參知
政事數爭事 上前行無愠色而仲淹益敬服之會契丹駙馬
劉三蝦避罪來歸邊臣欲以官縻之諫官亦有請行以謂 本
朝與契丹結好久不可以生事還之四年拜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樞密使集賢殿大學士行為相與富弼韓琦范仲淹同革
弊事以修綱紀而行尤抑絕僥幸凡內降恩澤者一切不與每
積至十數必面納之 仁宗嘗謂諫官歐陽脩曰外人知行封
還內降邪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行不可告之而止者多
於所封還也由是僥幸寢不說行多知 本朝故實善決大事
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韓琦亦以為可舉行爭以為不可

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甕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
府皆警范仲淹使河東欲以兵從行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
妄出後契丹卒不來其婿蘇舜欽監進奏院集妓樂以祠神為
御史劾奏又集賢校理王益柔作傲歌語涉指斥欲下御史按
罪行謂羅織獄今起都下矣執不可又諫官孫甫言丁度面求
進用請屬吏行不為置對又范仲淹富弼偕出宣撫言者隨攻
之 仁宗欲罷二人而行又執以為不可遂疑其朋黨以尚書
左丞出知兗州行為相凡百日而罷去明年上章願上印綬乃
以太子少師致仕議者謂故相一上章而得請以東宮三少致
仕非故事蓋宰相賈昌朝疾之故尔行謝事十餘年累遷太子
太師封祁國公行清介舊無居第既退方葺舍南都出入如平
日無軒冕者好吟詩晚喜草書臨終戒後事皆有法作遺疏千

餘言其略云勿以久安而忽邊防之戒勿以既富而輕財用之
原又請早建儲副以安天下心卒年八十贈司徒兼侍中謚曰
正獻

臣稱曰事有矯拂於人之情而吾獨不愧於中者公而已行相
仁宗抑僥幸修紀綱而囿以至公一時怨府有所不邇也昔姚
宋罷斜封官而開元之盛實歸之行亦多封還內降而仁宗
賴以絕濫進之階慶曆之光明俊偉行與有力焉烏虜行之賢
其知爲治之體者與其得爲相之道與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六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七

列傳四十

宋綬字公垂隨州平棘人也父臯直集賢院綬幼聰警其外祖
楊徽之器愛之以徽之遺恩授太常寺太祝年方十五召試中書
眞宗奇其文聽於祕閣讀書久之召試學士院爲集賢校理與
父臯同在館閣世以爲榮 眞宗祠太清宮以綬僉書亳州判
官事入爲左正言建言比歲下赦令釋逋負稽期未報者六十
八州軍請諸路選人校之限半月以聞於是脫械繫三千二百
人除逋負數百萬擢知制誥爲翰林學士兼侍讀 章獻皇后
命綬擇前代文字可以贊孝養補政治者以上遂錄唐謝偃惟
皇戒德武孝經論語節要唐太宗所撰帝範開元臣僚所獻政
典君臣正理論上之同修國史 章獻稱制旣久 仁宗未嘗

獨對羣臣綬請令中書樞密院非軍國大事及大除拜皆前殿取旨臣僚亦只前殿對由是忤章獻意改龍圖閣學士出知應天府章獻崩仁宗記其忠且欲大用之為宰相張士遜所抑復入翰林為學士兼侍讀詔綬定章獻明肅章懿二后祔廟禮綬援春秋考仲子之宮唐儀坤故事請別立章懿廟建名奉慈以安神主仁宗從其議加端明殿學士端明殿後唐初置學士太平興國中為文明殿學士未幾殿災重建改曰文德遂不復置學士至是又置焉綬言帝王之御下在乎握威柄明功罪二者必自天子出一紀以來政出簾箔之門今陛下躬親萬務聽斷有祖宗英風天下延頸跂踵渴見聖政而刑政號令未見勝於垂簾之日豈非三事大臣未能盡輔佐之道耶頃者除授恩澤多所希望而因緣邪幸

者遂取升擢者以為恩出太后而不由陛下自親政以來恩寵雖行議者又云悉出大臣蓋大臣公為朋黨罔冒天聽朋黨相結其害實甚或窺測上旨密令陳奏或附會己意以進退人大臣市恩以招權小人趨利以售進此風浸長有蠹邦政太宗嘗云國家若無外憂必有內患外憂不過邊事皆可豫防唯姦邪無狀若為內患深可懼也真宗亦云唐朝朋黨猶盛漸不可制以至帝室衰弱願陛下思祖宗之訓念王業艱難整頓紀綱正在今日仁宗大感悟明道二年張士遜罷遂為參知政事章惠皇后營建道觀諫官御史皆言近詔罷修寺觀而復有此興造是詔令數更也仁宗曰此太后自出奩中物爾綬因曰是豈知太后所為但見忽興土木違近詔爾太祖常謂唐太宗受人諫疏直詆其罪曾不為耻豈若自

不爲之而使人無言望 陛下深監 皇祖之言常防外廷之
議初尚美人出宮而左右有以茶商陳氏女入宮者綬因聞見
曰 陛下乃欲以卑賤者正位中宮乎會樞密使王曾宰相呂
夷簡以爲不可屢論列 上前卒罷之時 仁宗春秋方盛天
下無事綬言曰自古守成之君必兢兢抑畏不忘顧省人心逸
於久安患害生於所忽故立防於無事之際銷禍於未萌之前
若事至而後應不亦殆與臣猶願飭勵羣司交修庶職勿以治
平自怠勿以纖微不戒則可以保至尊而享洪業矣臣又切惟
御下之道有三臨事尚乎守當幾貴乎斷兆謀先乎密守則不
可移斷則不可惑密則不可變是三者治亂安危之所繫願
陛下欽之念之至若朝務清夷深居閑燕亦願 陛下愛養聖
躬節宣所欲夫四時聲味所以調適六氣乃克和平自然擁百

靈之休享無疆之福豈不美哉景祐四年罷爲尚書左丞資政
殿學士留侍經筵明年加大學士知河南府俄召知樞密院事
遷兵部尚書改參知政事未幾而卒年五十贈司徒兼侍中謚
曰宣獻綬資性孝謹清介寡言經史百家莫不通貫家藏書三
万卷楊億嘗稱其文淳麗尤善詞賦自以爲不及也綬筆札精
妙 仁宗嘗取其所書藏禁中初 仁宗郊祀綬嘗攝太僕卿
陪玉輅顧問儀物典故占對辯洽撰鹵簿圖以進所著有文館
記事外制禁林甲乙祕殿遺札七集子敏求

敏求字次道由祕書省正字歷館閣校勘坐赴蘇舜欽進奏院
會出爲僉書集慶軍判官時修唐書以敏求爲編修官復校勘
累擢知制誥修撰 仁宗實錄 英宗在殯有言宗室可嫁娶
者敏求以爲不可旣踰年又有言者敏求言宗室義服變服而

練可以嫁娶矣以前後議異降秩一等出知絳州實錄成遷右
諫議大夫復知制誥在職六年王安石用事以御史中丞呂公
著嘗奏論青苗之害罷中丞敏求當制而安石改制進呈敏求
即請解職未聽李定自秀州判官除御史裏行敏求又封還其
詞頭曰御史之官舊制須兩任通判方許奏舉後以資任相當
者少始許舉通判未滿任者今定自幕職便處以糾繩之地臣
恐弗循官制之舊未厭羣議再請解職遂罷久之爲史館修撰
集賢院學士遷龍圖閣直學士修國史卒年六十一敏求敏於
記問文章質重訓詞誥命皆有程範 朝廷典故士大夫疑議
多就取正而後決著書闡前後集西垣制辭文集凡四十八卷
東京志河南志長安志三川官下錄春明退朝錄韻類次宗室
譜又五十二卷補唐武宣懿僖昭哀六世實錄百四十八卷敏

求以力學被遇 朝廷有文命事未嘗不在選中父子繼世掌
史時以爲榮

李若谷字子淵徐州豐人也少孤遊洛下因葬其考妣於緱氏
而占籍焉舉進士調長社尉累遷兵部郎中三司戶部判官奉
使契丹 章獻明肅皇后同聽政奉使者辭於庭下例升殿受
旨若谷辭已即趨出 章獻怒遂不遣出知荆南府駐泊都監
王蒙正 章獻姍家也恃勢爲姍利若谷以法繩之徙知潭州
州有盜阻洞庭之險劫舟殺人投尸湖中前此捕獲多減死配
隸他州久復逸歸爲患滋甚若谷至潛使人擒之條其前後罪
狀磔于市盜遂息徙知滑州又知延州夏人遣使來前守多延
之堂上若谷獨廡下飲食之知壽州安豐芍藥陂孫叔敖所創
爲南北渠溉田萬頃餘陂因旱歲多侵耕其間雨集將盈則盜

決之陂涸失灌溉之利者甚衆若谷因陂決獨調瀕陂之民使之全築自是無盜決者加集賢院學士知江陵府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河南府改樞密直學士知并州并州自昔未有學若谷始建學于文宣王廟州多降胡間常為盜若谷命集累犯者以三人為保有犯則并坐俊者則久而釋之以龍圖閣學士知開封府景祐五年拜參知政事嘗言近歲風俗澆薄駕朋黨之說以汙善良君子小人各有氣類今一槩以朋黨名之忠良恐懼臣亦無以立朝矣 仁宗然之又言轉運使提點刑獄失按所部官受臧類降差遣且監司所部甚廣巡按不過留三二日蓋未能遍察也苟州郡密發一臧吏先聞 朝廷則監司不可勝黜自是轉運使提點刑獄再不覺察部內官受臧則降黜之康定元年以耳疾辭位罷為資政殿大學士提舉會靈觀宮觀置

提舉自若谷始也明年以太子少傅致仕卒年八十贈太子太傅謚曰康靖若谷質厚長於治民所至郡邑人多見思子淑淑字獻臣始年十三獻其所為文授試校書郎天禧三年除館閣校勘天聖中擢史館修撰上時政十議一曰國體二曰災旱三曰言事四曰大臣五曰擇官六曰貢舉七曰科選八曰閱武九曰時令十曰入閣其議國體曰今災沴既瀕賦入有限用度不足恩賜或濫吏負滋多甄別殊少近臣暫出外任若欲自留有固辭而罷者進不滿望或不即拜有中路而易者願 陛下號令一授要在必當官職一授勿復再改至於國用未足濫官未澄穴兵疲馬橫賜之類願命近臣知治體者準 三朝出入之數而搏節之議災旱曰頻歲以來亢陽為孽民多艱阨歲不順成洪範曰僭常暘若謂爵命僭差號令迭改今遣閒使推存

救之澤農服田畝無國家贍食之理臣願 陛下修人事以應天變不然徒匱國力未足以弭民災也議言事曰臣聞 先朝有劉驥者輕為奏疏 先帝語左右曰此人言多捭闔期在必行而近僞亂真詞旨易辨驥嘗枉法受賂古人察言觀行正為此也願 陛下於進退之際防邪僻之人議大臣曰今歲兩府遷易頗頻其於政體以傷簡靜 太祖初定天下用周朝二相六年始以趙普代之凡十一年始代以薛居正沈倫 太宗嗣位唯一盧多遜後六年復用趙普是後十八年中雖三四易相然所用者李昉宋琪呂蒙正張齊賢呂端而已當是時進則盡忠退則修省蓋進退皆出 睿斷也 眞宗景德以前命相惟張齊賢李沆向敏中呂蒙正畢士安寇準六人其後任王旦十二年向敏中再相亦十年此二人在位之日非有疑似之嫌誠

信任無間而不重以權故也蓋權太重則難以久居言易入則得以譖愬 眞宗嘗謂宰臣曰今四方無虞與卿等守 祖宗經制最為急務此任相之大體也議擇官曰太平興國初文武朝官班簿纔二百人咸平初已四百人天聖元年遂踰千人去歲覃恩以臣料之又軼天聖之數矣 先朝嘗諭審官流內銓主判若灼有能績為衆所稱者密以召問當特旨升擢願 陛下引對之際一如 先朝故事行之其老疾懦庸間以退黜庶有所懲勸矣議貢舉曰 皇朝開寶以前歲取士不過三十人經學不過五十人自克復僞國吏負益衆始有廷試廣收人之制願 陛下約今歲吏部闕官之數為來年入等之準議科選曰吏部故事選人格退未至能試判三節謂之拔萃止用疑案古義觀其能否詞美者優以授職此有司銓品之式 陛下親

御軒陞審覈課試非其稱已願罷此科又禮部茂材異等求出類之俊頗聞鄉薦不獲始來應書望更爲嚴制以革僥冒議閱武曰開寶通禮有四時講武儀 國初疆埃未平多親閱試按礮角射太平興國間築臺楊村備大閱之禮咸平初闢場東武原發卒會射其後再幸飛山教場躬親訓練今兵革不試三十年矣士不聞鉦鼓之聲人不識行伍之列願 陛下按通禮備兵講事而躬閱之議時令曰開元定禮有明堂及太極殿五時讀令之議冠服佩玉悉從方色月令不順則五沴應之近歲氣序繆戾水旱不節天應以異固當變而修正願 陛下申命有司以氣至之日集百官讀時令於天安殿 至尊升堂近臣伏聽上下交儆以凝庶績議入閣曰唐自寶曆之後至五代猶或講求施及 聖朝 太祖五行其禮多御崇元殿備殿中金吾

諸仗設待制復轉對官崇元即今天安殿也乾德之後改御大明殿即今集英殿也 太宗三行其禮禮別定新制就文德殿廷增設黃麾仗 眞宗亦三行之其禮之廢向踰二紀願因盛時遵復其制景祐初知制誥自是五除翰林學士兩以人言不拜而三授端明殿翰林侍讀龍圖閣學士亦皆再兼嘗知許滑二州又知開封府以吳育言其在府任用吏改知鄭州徙河陽淑初在鄭州作周陵詩有倒戈之句議者謂淑引喻失當乃復自翰林出知應天府淑請侍養許之丁父憂服除復入翰林諫官包拯吳奎言淑知應天府日親老及陳乞侍養無奉親之實有謀身之端嘗作周陵詩語涉怨憤者棘固與黃生爭論於景帝前及湯武革命之事而帝深惡之蓋以其非所宜言也且陛下事 章獻皇后於母子之際無纖豪之間而淑誌呂夷簡

墓又有牝雞司晨之語實累 上德遂罷繼丁母憂服除又入翰林為御史中丞張昇論奏除知河中府累官戶部侍郎卒年五十八贈尚書右丞淑聰悟過人博學強記詳練典故與修國朝會要 三朝訓鑒圖閣門儀制所著文集共百餘卷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七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八

列傳四十一

韓億字宗魏其先真定靈壽人也後徙開封之雍丘少力學舉進士為大理評事知洛城縣為治有聲 真宗幸澶淵以億掌機事通判陳澶二州時河決屬邑億集瀕河丁夫就民役親督築不賦於民而河患平 真宗嘗覽其文欲召試以親嫌知洋州有富民李甲喪兄而迫嫁其嫂又誣從子為他姓而并其貲產嫂訟之十餘歲吏受賂不得直億按舊牘獨未嘗證以乳鑿億密致乳鑿以驗決衆皆誣服知相州坐事降通判大名府召入為殿中侍御史淮南兩浙安撫使除開封府判官改河北轉運使丁謂忌曹瑋威名斥知萊州慮其或拒命乃以億馳往代收其兵欲以中億蓋億亦謂所不喜也既而瑋奉 詔徙知青

州召為侍御史知雜事知臨江軍吳植託所親納金於宰相王
欽若有 詔下臺窮治植既除名欽若釋不問三司更茶法歲
課不登億承 詔劾之由丞相而下當坐失當之罰其不撓如
此除龍圖閣待制奉使契丹時副使者 章獻外嫵也妄傳
皇太后旨於契丹諭以南北歡好傳示子孫之意億初不知也
契丹主問億曰 皇太后即有旨大使何獨不言億對曰 本
朝每遣使 皇太后必以此戒之非欲達於北朝也契丹主大
喜曰此兩朝生靈之福也人謂副使既失辭而億更以為恩意
甚推美之頃之出知亳州以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故事歲當官
出米六萬碩以濟貧民當歲儉億先期數倍賑之故民不大乏又
疏江流溉民田數千頃至今以為利還拜御史中丞上言維茂
二州地接羌夷蕃部歲鬻馬今置官場永康非便謂宜徙場沈

黎境上以絕其覘兩川之意楊尚二美人以罪斥去 仁宗復
欲召入億言唐武氏已出居感業寺復召入宮終為唐室之禍
乃已景祐四年除工部侍郎同知樞密院事億言天下承平之
久武備不戒請二府各舉才任將帥者數人稍試用之唃廝囉
與元昊相攻已而來獻捷 朝廷議以唃廝囉為節度使億曰二
虜皆外臣今不能諭令解仇而因捷以獎之豈所以綏御四夷之
道哉固執不可遂已四年為戶部侍郎參知政事億見天下諸
路有奏擯拾官吏小過輒顏色不懌曰今天下太平 聖上之
心雖昆蟲草木皆欲得所夫仕者大則望為公卿次亦望為侍
從職司二千石其下亦望京朝幕職奈何錮之於 聖世其持
心如此以災異數發罷知政事除禮部侍郎知應天府加資政
殿學士徙成德軍改澶亳二州遷尚書左丞以太子少傅致仕

卒年七十二贈太子太保謚曰忠憲億方重有守治家嚴肅雖燕居未嘗見其惰容八子綱綜絳繹維縝緯緬而絳縝位宰相維門下侍郎

綜字仲文始以父任入官舉進士為集賢校理擢同修起居注使于契丹契丹主以其父子仍世奉使酌酒勸之綜亦起勸契丹主亦離席酬之既還宰相陳執中以為生事出知滑州後復起居注擢知制誥綜嘗館伴虜使虜人欲稱北朝綜曰自古未有建國而無號者虜使慙遂不復言卒年四十六綜子宗道元祐初為戶部侍郎寶文閣待制

絳字子華少力學以父任為大理評事舉進士甲科為太子中允通判陳州遷直集賢院同知太常禮院故事享太廟百官前期習儀廟中絳言其非禮遂徙就尚書省為開封府推官男

子冷青自言其母嘗得幸掖庭有娠而出生青開封捕得以為狂人流汝州絳以青惑眾非所宜追青窮治蓋其母嘗執役宮禁嫁民冷緒生一女乃生青遂論棄市遷戶部判官除右正言道士趙清貺出入宰相麗籍家以賄敗開封府杖之道死事連籍絳奏請窮治於是籍與開封尹呂公綽皆坐謫修起居注召試知制誥故事郊祀天子親閱警場絳曰致齋而觀鼓吹非禮也仁宗從之請外出知河陽召判流內銓李仲昌議開六塔而績用弗成以絳安撫河北絳劾仲昌首議費國虐民遂竄南方使還遷龍圖閣直學士拜翰林學士仁宗遣使祈嗣於茅山絳因上疏願放掖庭宮人之無用者及限內臣養子以重絕人之世即日出宮人數百詔裁定內臣養子令遷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絳劾宰相富弼以張茂實為先帝子而引用管

軍將謀不軌遂家居待罪於是臺諫言絳論事不當罷能知蔡州未幾以翰林侍讀學士知慶州加端明殿學士知成都府召還遷戶部侍郎知開封府浹日除三司使俄拜樞密副使 神宗嘗問天下遺利絳請盡地方因言差役之弊害農業傷民財願更定其法 神宗嘉之役議自此始矣遂領制置三司條例司與王安石共事拜參知政事夏人犯環慶絳請行即拜陝西宣撫使治兵鄜延遣偏將种諤出青澗趨銀州破撫寧開元諸帳築囉兀等城自高奴通河東塞 詔兼河東宣撫使即軍中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昭文館大學士遂出麟府兵徑虜中會囉兀城下破賊馬戶川斬首千級已而撫寧堡失守夏人急攻囉兀城慶州卒叛言者罪絳遂罷相知鄧州始 朝廷面授絳攻守二策絳選蕃兵馬七軍命諸將分領之又選募軍配卒及盜

賊亡命為奇兵用种諤謀欲取橫山使將兵城囉兀雪中築撫寧堡調發倉猝關陝騷然絳駐延州命諸將並聽諤節制又命蕃官王文諒自慶州出討環慶路聽文諒節制絳得空名告身宣敕及錦袍銀帶撫納降附至邊盡召蕃官蕃部厚犒之軍士怨望又奪騎兵馬曰此輩不能戰以與蕃部有抱馬首號泣者夏人出兵爭撫寧堡陷之又攻囉兀城絳命諸路出師牽制慶州兵再出遂作亂 朝廷憂之乃罷兵而棄囉兀撫寧云徙知許州加觀文殿學士明年進大學士知大名府熙寧七年復拜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監修國史絳繼王安石為相請置局中書鈞攷用度以均節邦計事多留滯不決踰月以疾辭位除觀文殿大學士禮部尚書知許州徙太原府拜建雄軍節度使知定州又領西太乙宮使絳乞納節遂拜金紫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

士復領建雄軍節度使知河南府移鎮鎮江封康國公加開府儀同三司判大名府告老拜司空致仕薨年七十七贈太傅謚曰獻肅絳莊重有體遇事敢為與人交久而益信之喜延接士大夫始與王安石善其後頗異因數稱薦司馬光可大用云子宗師元祐中為兵部侍郎

維字持國幼篤志問學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非其好也闔門不仕宰相文彥博薦維好古者學安冷靜退富弼帥河東辟掌機宜文字又薦為史館檢討知太常禮院祫享下禮官集議東嚮位維議以為尊祖之道禮之大者有三於廟則百代不遷於天地之祭則為配主至於祫享則位東嚮商以契周以后稷其毀廟之主皆出於太祖之後故其禮順後世太祖之上復有追崇之廟故其禮疑所以議論不一然大氏不過三義一則直推

見廟最尊之祖為先即唐顏真卿韓愈以獻祖居東嚮之位是一則以追崇之祖別廟而祭全太祖之尊即漢之太上皇魏之處士晉之府君唐之獻懿是也一則以太祖尚在昭穆虛位以待自魏晉以訖於隋唐及本朝故事是也惟崇最尊之祖既非始封有功之君親盡則毀於聖人制禮之意殆恐不然別廟而祭者雖有變禮未可遽行於今惟虛東嚮之位以待太祖於禮近可宜如祖宗故事虛東嚮之位便先是温成皇后立廟用樂維上疏乞詔有司議廟制有不如禮者一切裁去以明陛下不私後宮專奉祖宗之意陳執中薨請謚維議以謂貴妃張氏薨治喪皇儀殿追冊位號建廟用樂此執中不忠之大者宜謚曰榮靈詔謚曰恭維言責難於君謂之恭臣之議執中正以不恭遂乞罷以祕閣校理通判涇州神宗封淮

陽郡王以維爲記室參軍遷直集賢院 神宗遇維甚厚嘗與
論天下事語及功名維曰聖人功名因事始見不可有功名心
神宗拱手稱善維嘗采東平樂善之語以獻時爲 穎王擇妃
維上疏以謂 穎王卜族授室宜歷選勳望之家審擇淑哲之
媛考古納采問名之義以禮成之不宜苟取華色而已遷起居
注侍 邇英講 英宗方免喪簡默不言維上疏曰邇英閣者
陛下燕閑之所也侍於側者皆獻納論思之臣陳於前者非聖
人之經則歷代之史也御燕閒則可以留漏刻之永對侍臣則
可以極咨訪之博論經史則可以窮仁義之道成敗之原今禮
制終畢臣下傾耳以聽 玉音語曰時然後言 陛下之言此
其時也臣雖不敏請秉筆以俟遷右正言知制誥知通進銀臺
司修撰 仁宗實錄御史呂誨等論 濮安懿王稱親得罪維

請追還前詔旣而誨等降黜敕命不由門下封駁維言罷黜御
史事關政體而不使有司與聞紀綱之失無甚於此宜追還誨
等敕命由銀臺司使臣得申論議以正官法不從遂闔門待罪
有旨舉臺官維舉呂誨范純仁 穎王爲皇太子以維兼右庶
子 神宗即位除龍圖閣直學士御史中丞王陶彈擊宰相韓
琦不押常朝班以爲跋扈陶罷中丞爲翰林學士維言宰相跋
扈王法所當誅也御史中丞之言是則宰相安得無罪若其非
是則御史中丞安得止罷臺職而已今爲翰林學士是遷也願
廷對羣臣使是非兩判遂請郡得知汝州召還修 英宗實錄
兼侍講初 英宗即位附 仁宗主而遷 僖祖及 神宗即位
復還 僖祖而遷 順祖維上疏請如故語在兄絳傳爲翰林
學士權知開封府遷翰林侍讀學士充羣牧使孔文仲對策入

等以直言罷黜維言 陛下無以文仲爲一賤士尔黜之何損
臣恐賢俊由此解體忠良結舌阿諛苟合之人將窺隙而進則
爲禍有不勝言者矣除端明殿學士知襄州徙許州數月復除
翰林學士承旨兼侍讀學士時京師旱維上疏曰 陛下憂閔
旱災損膳避殿此乃舉行故事恐不足以應天變願 陛下痛
自責已下 詔廣求直言以開壅蔽大發恩令有所蠲免以和
人情後數日又上疏曰近日畿內諸縣督責青苗錢甚急往往
鞭撻取足至伐桑爲薪以易錢貨旱災之際重罹此苦若夫動
甲兵危士民匱財用於荒夷之地 朝廷處之不疑行之甚銳
至於蠲除租稅寬裕逋負以救愁苦之良民則遲遲而不肯發
望 陛下自奮英斷行之過於養人猶愈於過而殺人也 神
宗命維草詔求直言 詔出人情大悅是日乃兩兄絳入相援

故事乞補外以端明殿學士龍圖閣學士知河陽坐議免行錢
不合落端明殿學士踰年復職知許州進資政殿學士提舉崇
福宮 神宗崩維赴闕臨 宣仁聖烈皇后遣使降 手詔勞
問維對曰治天下之道不必過求高遠止在審識人情而已識
人情不難以已之心推人之情則可見矣大凡貧則思富苦則
思樂困則思息鬱則思通 陛下誠能常以利民爲本則民富
常以憂民爲心則民樂矣賦役非人力所堪者去之則勞困息
矣法禁非人情所便者蠲之則鬱塞通矣推此而廣之盡誠而
行之則 神孫觀 陛下之法不待教而自聖成德賢士聞
陛下之風不煩諭而爭宣忠力矣既又言六事一曰青苗蠲歲
散之法二曰免役除寬剩之數三曰坊場依 祖宗法不可添
長四曰罷市易五曰斂保馬六曰禁錢幣起知陳州召赴 闕

除兼侍讀提舉中太一宮加資政殿大學士維言 先帝以夏國主秉常受 朝廷爵命而國母擅行因廢故興兵問罪今國母死秉常復位所為恭順有藩臣禮宜復還其故地以成 先帝聖恩因陳兵之不可不息者有三地之不可不棄者有五元祐元年為門下侍郎議者欲廢三經義維謂宜與先儒之說並行不必廢二年以資政殿大學士知鄧州改汝州知潁昌府告老以太子少傅致仕加太子少師後坐元祐黨降左朝議大夫再責崇信軍節度副使均州安置諸子乞盡歸其官聽父居故里許之元符初復左朝議大夫卒年八十二

縝字玉汝以父任為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稍遷太常博士前此武臣不執親喪縝建言三年之服古今通制晉襄墨縑事出一時遂著令自崇班以上聽持服知洋州代還為殿中侍御史

言參知政事孫抃保身持祿抃遂罷免陝西轉運副使薛向赴闕秉議右府輒畫旨改賜章服縝以右府越職中書不論奏虧損國體劉永年以外戚除防禦使縝復言武臣正任以上非有勲績不許遷今遷永年何也內侍史志聰私役皇城親從布列宿衛所以奉至尊戒不虞也使官者得私役則禁衛之嚴弛矣仁宗為罷向與永年而正志聰之罪遷侍御史 英宗即位為淮南轉運使移河北會夏國使至報諒祚亡秉常立求封冊朝廷以 上即位西人不入賀數犯邊遣縝赴西驛責問來使神宗謂執政曰朕選用韓縝得人矣改陝西轉運使移河東除直舍人院以兄絳執政改集賢殿修撰為鹽鐵副使拜天章閣待制知秦州指使傅勅夜被酒誤隨入州宅縝令軍校以鐵裹杖箠死勅妻持血衣搗登聞鼓院以訴落職分司南京秦人語

曰寧逢乳虎莫逢玉汝其酷如此久之復天章閣待制為河北都轉運使知瀛州熙寧七年北虜遣泛使蕭禧議代北地界禧行命績報聘使還除知開封府明年禧再至復命館伴與禧往河東據圖分畫卒以分水嶺為界使還除羣牧使遷右諫議大夫龍圖閣直學士官制行易大中大夫拜同知樞密院事遷知院事 哲宗即位拜尚書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與蔡確同秉政績素不平確與章惇邢恕等妄貪定策之功誣罔 太皇太后及確為山陵使績於 簾前具陳確姦狀由是 東朝與外廷備知之裕陵復土確使還欲進用其屬高遵惠又以張璪為郎官韓宗文為館職 宣仁以問績績曰遵惠 太皇太后之族璪乃璪之弟而宗文臣之姪擢任非次則是君臣各私其親也乃止績相未朞年諫官孫覺蘇轍王覲御史劉摯論績操心深險

才鄙望輕士大夫初不以輔相期之在 先朝奉使無狀割地七百餘里以遺北虜邊人怨之不可使居相位章數十上除光祿大夫觀文殿大學士出知潁昌府移守永興軍河南府歲餘拜武安軍節度使知太原府徙鎮奉寧知潁昌請老除中太一宮使觀文殿大學士以太子太保致仕卒年七十九贈司空績外事莊重所至以嚴稱雖出入將相而寂無功烈厚自奉養清議非之

臣稱曰昔袁安未曾以臧罪鞫人史氏以其仁心足以覃乎後昆韓億不悅攜人以小過而君子知其後必大皆盛德事也億有子位公府而行各有適絳適於同維適於正績適於嚴烏虜維其賢哉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八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九上
列傳四十二上

范仲淹字希文唐相履冰之後其先邠州人也後徙蘇州祖贊時仕錢氏為祕書監父墉從錢俶歸京師後為武寧軍掌書記以卒仲淹二歲而孤母貧無依改適長山朱氏故冒朱姓名說舉進士為廣德軍司理參軍始歸迎其母以養仲淹少有大志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一不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嘗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此其志也為楚州糧料院母喪去官自言不敢以一身之戚而忘天下之憂乃上書宰相極論天下事所言皆執政時所施行者也宰相王曾見而奇之晏殊知應天府表掌府學及終喪乃歸宗易今名時晏殊在京師薦一士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

他薦乎公宜更薦范仲淹也殊從之遂用為祕閣校理章獻明
肅皇后欲以元日御會慶殿太常具儀請天子率百官獻壽
仲淹上疏言王者父天母地若奉親于內則有家人禮今稱觴
殿下是以天子北面行人臣事抑尊損威不可為後世法殊
謂仲淹曰此豈君所當言邪仲淹抗言曰仲淹受公誤知常懼
不稱為知己羞仲淹所言正論也公反以為罪乎殊慙無以應
仲淹又上疏請太后復辟以為陛下擁扶聖躬聽斷大
政日月持久今皇帝春秋已盛睿哲明發臣願陛下保慶
壽於長樂卷收大權還上真主以享天下之養遂出通判河
中府久之仁宗記其忠召為右司諫章獻崩言事者希旨
多言章獻時事仲淹諫曰太后受託先帝保佑聖躬始
終十年未見過失宜掩其小故以全大德章獻有遺命以太

妃楊氏為皇太后參決軍國事仲淹上疏言太后母之名號也
未聞因保育而代立者今一太后崩又立一太后天下且疑
陛下不可一日無母后之助由是罷其冊命歲饑出使安撫東
南所至除淫祀賑乏絕民有食烏啄草者擷草以進請示六宮
貴戚戒其侈心因陳八事以諫會郭皇后廢仲淹上書諫不報
與御史中丞孔道輔合諫官御史伏閣諫仁宗遣中貴人諭
令詣中書宰相呂夷簡曰廢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
漢光武勸上耳此乃光武失德何足法自餘廢后皆前世昏君
所為主上躬堯舜之資而相公奈何更勸之效昏君所為豈
不為聖明之累乎明日留百官揖宰相廷爭至待漏院有
詔出知睦州徙蘇州歲餘拜天章閣待制召還益論事無所避
知開封府仲淹明敏通照決事如神京師謠曰朝廷無憂有

范君京師無事有希文仲淹言洛陽險固而汴州四戰之郊急難則居洛太平乃都汴今洛宮本備巡幸可漸廣儲蓄繕修之又言古之治亂繇用人得失此宰相之職也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材而百職修堯舜之治不過此也因指其進退遲速次序曰如此可以為公可以為私 陛下不可以不察又獻四論一曰帝王好尚二曰選賢任能三曰近名四曰推變其大指言治亂繫所任區別而進退左右人主之權也不可以委臣下 仁宗因而質於宰相呂夷簡夷簡以為仲淹離間君臣至交論 上前坐落職出知饒州余靖上疏言仲淹嘗言 陛下母子夫婦之間尚加優容今以一言觸大臣遽至黜逐非 朝廷福尹洙亦自訟與仲淹義兼師友且嘗被論薦請從降黜歐陽脩移書諫官高若訥責其不言若訥繳奏之靖等悉坐貶當

時謂之四賢一不肖一不肖指若訥也後徙潤越二州趙元昊反 仁宗知仲淹材兼文武復天章閣待制知永興軍夏竦為陝西招討使進仲淹龍圖閣直學士以副之是時延州諸砦失守東西四百里無藩籬人心危恐乃以仲淹知延州仲淹析州兵為六將將三千人訓練齊整使更禦賊諸路皆用以為法賊聞之第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万兵甲不比大范老子可欺也大范老子謂雍也又築青澗城以阨寇衝豕田二千頃復承平永平廢砦屬羌歸業者數万户時議諸路進討獨仲淹固守廊延不從及元昊遣人遺書以求和仲淹以謂無事請和難信且書有僭号不可以聞乃自為書令去僭号告以逆順成敗之說甚辯見西夏事中元昊復有書不遜仲淹焚其書不以聞坐奪一官知耀州未踰月徙慶州分陝西為

四路以仲淹為環慶路經略安撫招討使仲淹上攻守二策
仁宗報之曰閱所奏二策思慮精密矣然將帥士卒累勦氣未
甚振若幸於或勝恐非良謀備有克獲又煩守備若乃勤於訓
練嚴加捍禦遠設斥候制其奔衝俟時而動庶以養銳持久卿
宜深體朕意與諸帥協心并力互相應援或有便宜密奏仲淹
又言西戎背德卿大夫爭進計策而未能副 陛下憂邊之心
且議攻者謂守則示弱議守者謂攻必速禍是二者之議卒不
能合也臣前在延安初則請復諸砦為守禦之備次則幸其休
兵輒遣一介示招納之意 朝廷以羣言之異未垂采納今臣領
慶州日夜思之乃知攻有利害守有安危何則攻其遠則害必
至攻其近則利亦隨守以土兵則安守以東兵則危臣所謂攻宜
取其近而兵勢不危守宜圖其久而民力不匱招納之策可行

於其間今奉 詔俾嚴加捍禦俟時而動與鄰道協心而共圖
之又覩赦文謂彼無騷動我不侵掠臣恐賊寇一隔遠在數百
里外應援不及須為牽制之策以沮賊氣願 朝廷於守策之
外更備攻術有備而不行豈當行而無備也臣前常遣人入界
通往來之間或更有人至不可不答 朝廷先降密旨令往復
論議歲年之間當有成事且自古兵馬精勁西戎之所長也金
帛富庶中國之所有也禮義不可化干戈不可取則當任其所
有勝其所長此霸王之術也 仁宗嘉其議慶曆二年改邠州
觀察使不拜州之西北有砦據後橋川南通鳳州華州池北接
白豹金湯種落彊悍而善耕久不能城仲淹一日擁兵出諸將
不知所向軍至柔遠始號令告其地處所往築城至於板築之
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騎三萬來爭仲淹戒諸將戰

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走追者不度而河外果有伏賊失計乃引去於是諸將皆服以爲不可及 詔賜名曰大順城環州屬羌明珠滅臧二族兵各万餘人皆附賊仲淹又請復細腰城葫蘆泉諸砦招致二族以扼賊又復近羌千三百餘帳葛懷敏之敗定川也關中民竄匿山谷乃率部下兵赴援而募兵關中人心始安 仁宗聞定川之敗頗以西方爲憂謂近臣曰若得仲淹出援涇原可無慮矣及聞其出師甚喜進樞密直學士右諫議大夫尋拜陝西四路安撫緣邊招討使仲淹待諸吏必使畏法而愛已所得賜賚皆以 上意分賜諸將使自爲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酋來召之臥內屏人徹衛與語不疑仲淹與韓琦俱有威名軍中爲之語曰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聞之驚破膽居三歲士勇邊

實恩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元昊數遣使來請和初西人籍爲鄉兵者十數万旣而黥以爲軍惟仲淹所部刺其手仲淹去兵罷獨得復爲民仲淹在邊其所施設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敢變也自仲淹坐呂夷簡貶羣士大夫各持二人曲直夷簡患之凡直仲淹者皆指爲黨或坐竄逐及夷簡復相仲淹再起被用於是歡然相得戮力平賊天下兩賢之召拜樞密副使頃之與韓琦出巡邊爲陝西宣撫使未行改參知政事而以琦代使陝西會盜起淮南知高郵軍晁仲約度不能禦諭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使人迎勞且厚遺之賊悅徑去事聞富弼時在樞府議欲誅仲約以正軍法仲淹欲宥之弼曰盜賊公行守臣不能戰又不能守而使民醵錢遺之法所當誅也仲淹曰郡縣兵械足以戰守遇賊不禦而又賂之此法所當誅也

今高郵無兵無械雖仲約之義當勉力戰守然事有可恕戮之恐非法意也 仁宗從之仲約由此免死仲淹在政府欲放周官以六卿事分委輔相而自領兵刑之任 仁宗方銳意政事仲淹每進見 仁宗必以太平責之仲淹歎曰 上之用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也既而再賜 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 天章閣召見賜坐詢以世務仲淹言天下之治莫若守宰得人欲守宰得人先擇轉運按察使又云取士不可以不根行實而先詞華圭田不均則不足以養廉吏農桑不課則民失業詔令屢更則下不信又請復府兵以宿衛京師併縣邑以寬徭役又欲減五品以上任子例明年與韓琦列上禦邊四策既欲改制故忌之者衆而僥倖者不悅因出為河東陝西宣撫使而富弼亦出按治河北道改資政殿學士知

邠州以疾請知鄧州加給事中知杭州再遷戶部侍郎徙青州疾甚請穎州未至卒年六十四贈兵部尚書謚曰文正所著丹陽集二十卷奏議十七卷仲淹為人外和內剛樂善泛愛喪其母時尚貧終身非賓客食不重味臨財好施意豁如也及退而視其私妻子僅給衣食姑蘇之范皆疎屬而置義莊以周急之天下想聞其風采賢士大夫以不獲登其門為耻下至里巷及夷狄皆知其名字鄧慶之民與屬羌皆繪像生祀之其卒也 仁宗甚悼惜之子純佑純仁純禮純粹純佑有行義以疾廢于家

臣稱曰仲淹之語憂樂信所謂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雖聖人復起不易斯言矣方其為書以遺宰相慨然有興王道致太平之意故其治民馭軍執政皆無易此書者得非致君謀國之略素已定於胸中與石介頌之曰維仲淹弼一夔一契是誠

知言哉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九上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九下
列傳四十二下

純仁字堯夫以父任爲太常寺太祝中進士第初知武進縣又知長葛縣皆不赴仲淹遣之純仁曰純仁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邪及仲淹卒始出仕以著作佐郎知襄城縣爲政有惠愛簽書許州觀察判官知襄邑縣縣有牧地衛士倚以暴民田純仁取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有詔勅純仁純仁言養兵當先卹農朝廷是之釋不問且聽牧地隸縣自純仁始治平中擢江東轉運判官召爲殿中侍御史時方議濮王典禮宰相韓琦參知政事歐陽脩等議欲尊崇而翰林學士王珪等議宜如先朝追贈期親尊屬故事純仁言陛下受命仁宗而爲之子與前代受策入繼之主異宜如王珪等議繼與御史

呂誨等更論奏不聽於是還所授告敕家居待罪既而內出
皇太后手書尊王爲皇夫人爲后純仁復言 陛下以長君
臨御奈何使命出房闈異日或爲權臣矯託之地非人主自安
計尋 詔罷追尊起純仁就職純仁請出不已遂出通判安州徙
知蘄州歷京西提點刑獄京西陝西轉運副使召還除兵部員
外郎遷起居舍人同知諫院 神宗厲精求治任用王安石多
所變更純仁言驟變法度人心不寧書曰怨豈在明不見是圖
願 陛下圖不見之怨 神宗問何謂圖不見之怨純仁曰古
人所謂天下之人不敢言而敢怒者是也又論富弼在相位不
當以疾自爲形迹呂誨不當罷御史中丞李師中不可守邊薛
向不可任發運使向行均輸法於六路必將培克生民斂怨基
禍又言道遠當馴致事大難速成人材不可遽求積弊不可頓

革自古人君欲事功亟就必爲儉佞所乘不可不察既而劉琦
錢顛以論安石同時罷御史純仁言琦等一言柄臣遽以罪去
今在廷阿附者已衆奈何更以法驅之益指切安石 神宗察
其忠章弗下而純仁闔門請去乃罷諫院留修起居注純仁又
申中書以爲安石欲求近功忘其舊學捨堯舜知人安民之道
講五霸富國強兵之術尚法令則稱商鞅言財利則背孟軻鄙
老成爲因循之人棄公論爲流俗之語謂曾公亮年高不退廉
節有虧謂趙抃心知其非而詞辨不及中書以狀進又落修起
居注出知河中府徙成都府路轉運使坐失察僚佐燕游左遷
知和州徙邢州未至加直龍圖閣知慶州入見 神宗問純仁
兵法邊事對曰非臣所習也懇辭邊任不許屬郡流人道慶稱
冤按得冤狀郡將種詒誣訟純仁挾情變獄 詔移獄北郡出

御史治之純仁就逮郡人數萬號泣遮道久乃得去獄成純仁坐奪職知信陽軍徙齊州丐罷提舉西京留司御史臺再知河中復直龍圖閣知慶州擢天章閣待制召還充侍講除給事中時哲宗宣仁后共政司馬光入朝首改差役法純仁聞之謂人曰此事當熟講而緩行不然滋為民病且宰相職在求人變法非所先也力為光言之是時初改熙寧按問自首法純仁奏立文太深又言四方奏讞大辟坐死者視舊數倍非先王寧失不經之意明年進吏部尚書數日拜同知樞密院事初純仁請罷兵棄地因使歸所掠漢人執政持之未決至是乃申前議又請歸一漢人予十縑事皆施行邊臣俘蕃酋鬼章以獻純仁請誅之塞上以謝邊人不聽言者攻呂惠卿章惇鄧綰純仁為救解因言臣嘗為綰誣奏坐黜今日所陳恐錄人之過太甚實

繫國體宣仁后嘉納因下詔書前日希合附會之人一無所問學士蘇軾發策問為言者所攻韓維罷門下侍郎補外純仁奏軾無罪維盡心國家不可因譖言黜元祐三年拜右僕射兼中書侍郎諫官王覲坐論朋黨貶純仁復為辨君子小人朋黨之異因極言前世朋黨之禍并錄歐陽脩朋黨論以進知漢陽軍吳處厚傳致蔡確安州所為詩上之為謗訕臺諫趨和欲致之重辟純仁獨於簾前開陳方今聖朝宜務寬厚不可以語言文字之間曖昧不明之過誅竄大臣今日舉動宜與將來為法此事甚不可開端也左相呂大防奏蔡確黨人甚盛不可不問純仁面奏以為朋黨難辨却恐誤及善人此事正宜詳審繼上疏曰朋黨之起蓋因趨向異同同我者謂之正人異我者疑為邪黨既惡其異我則逆耳之言難至既喜其同我則迎

合之佞日親以至真偽莫知賢愚倒置 國家之患率由此也
至如王安石止因喜同惡異遂至黑白不分至今風俗猶以觀
望爲能後來柄臣固合永爲商鑑今責蔡確不必推治黨人旁
及枝葉臣聞孔子曰舉直錯諸枉能使枉者直則是舉用正直
可以化枉邪爲善人不仁者自當屏迹矣何煩分辨黨人或恐
有傷仁化執事議蔡確責命也太師文彥博欲置之嶺嶠純仁
謂大防曰此路自乾興以來荆棘近七十年吾輩開之恐自不
免大防不敢言唯左丞王存與純仁相協純仁與存 上前論
之益堅既又上疏極論且云蓋如父母之有逆子雖天地鬼神
不能容貸父子至親主於恕而已若處之必死之地則恐傷恩
臣之區區實在於此確卒貶新州純仁亦力求罷乃以觀文殿
學士知潁昌府踰年進大學士知太原府夏人犯邊純仁自劾

有 詔貶官一等徙知河南再徙潁昌召還復拜右僕射純仁
前爲相時有司請復河故道二三大臣主其議純仁以爲壅之
使高必難成功 朝廷爲出近臣行視還奏如純仁言乃止純
仁既罷而河役復興及純仁再相復遣使按行不能易前說然
主議者必欲成之後雖暫歸故道已而復決人力爲之敝純仁
以事無所回同列或病之會左相呂大防以楊畏爲諫議大夫
純仁以畏非端士不可由是乞罷政不許 宣仁后寢疾一日
召純仁謂曰卿父仲淹可謂忠臣在 章獻明肅皇后垂簾時
唯勸 明肅盡母道 明肅上賓唯勸 仁宗盡子道卿父仲
淹可謂忠臣卿當似之純仁泣曰敢不盡忠 哲宗親政純仁
因勸 哲宗遴擇執政臺諫且言 仁宗朝委任執政而臺諫
實參論議可以爲法然不可用非其人 哲宗嘉納之蘇轍以

論殿試策題引漢武昭爲言 哲宗怒儼非其倫貶汝州轍不敢自明純仁獨前奏武帝雄材大略史無貶詞況轍所論事與時也非論人也 哲宗意稍解轍平日與純仁多異至是乃服時士大夫觀望多詆元祐之政純仁言 章獻明肅皇后崩仁宗以言者多斥 垂簾時事下 詔禁止望 陛下稽倣而行以戒薄俗今狂妄詆訐者已多容之則累 聖孝懲之則恐塞言路不若以 詔書禁約一遵 仁宗故事至臺言蘇轍行 呂惠卿告詞訕謗 先帝黜知英州純仁上疏曰熙寧法度皆 惠卿附會王安石建議不副 先帝愛民求治之意至 垂簾之際始用言者特行貶竄今已八年矣言者多當時御史何故畏避不即納忠而今乃有是奏豈非觀望邪御史來之邵言高士躬任成都鈐轄日不法事又論蘇轍所謫太近純仁言之邵

爲成都路監司士躬有犯自當按發轍與政累年之邵已作御史亦無糾正今乃繼有二奏其情可知 哲宗旣召章惇爲相純仁於是請罷復以觀文殿大學士加右正議大夫知潁昌府徙河南府又徙陳州章惇用事呂大防等數十人皆貶竄 明堂肆赦惇先疏大防等終身不徙純仁上疏申理曰大防等年老疾病不習水土炎荒非久處之地而又憂虞不測何以自存臣曾與大防等共事多被排斥 陛下之所親見臣之激切只是仰報 盛德向來章惇呂惠卿雖爲貶謫不出里居臣尚曾有言深蒙 陛下開納 陛下以一蔡確之故常軫 聖念今趙彥若已死貶所將不止一蔡確矣願 陛下斷自淵衷將大防等引赦原放疏奏忤惇意遂落職知隨州明年以武安軍節度副使永州安置純仁諸子聞韓維謫均州其子以其父執政日

與司馬光議論不合得免行亦欲以純仁昔與光議役法不同
爲言求歸先白純仁純仁曰吾用君實薦以至宰相昔同朝論
事不合則可汝輩以爲今日之言則不可有愧心而生者不若
無愧心而死諸子乃止 徽宗即位即日遣中使勞問初授光
祿卿分司南京道復右正議大夫提舉崇福宮不數月以觀文
殿大學士中太一宮使召方倚爲相而純仁以目疾固辭許還
穎昌里第 徽宗每對輔臣以不及見純仁爲恨而純仁臨終
亦以 宣仁右誣謗未明爲恨也口占遺表有云惟 宣仁之
誣謗未明致保佑之憂勤不顯皆權臣務快於私忿非 泰陵
實謂之當然命其門人李之儀次第之純仁卒時年七十五贈
開府儀同三司謚曰忠宣純仁性夷易寬簡常曰吾平生好學
得之忠恕二字而已歷事四世無間言自爲布衣至宰相廉儉

如一所得奉賜皆以廣義莊前後任子恩多先疎族沒之日幼
子五孫猶未官有文集五十卷純仁既卒蔡京用事小人傳會
言純仁遺表子正平與李之儀撰造以爲非純仁意正平與之
儀皆下御史獄正平羈管象州之儀羈管太平州初蔡京欲結
后戚故奏展向氏墳事下開封正平爲開封尉往按視其地以
民田不可奪府以其言聞京坐贖金由此恨正平故誣以罪其
後正平遇赦得歸遂不復仕云

臣稱曰純仁忠厚仁恕宰平天下不澄不撓人莫能窺其際而
其愛君憂國之心凜然有仲淹之風噫使熙寧用其言則元祐
無改更之患元祐行其說則紹聖無黨錮之禍孟子謂仲尼不
爲已甚者臣於純仁見之矣

純禮字彝叟以父蔭爲祕書省正字稍遷三司鹽鐵判官以比

部員外郎知遂州除戶部郎中京西路轉運副使入爲吏部郎中遷左司又遷太常少卿江淮荆浙等路發運使以光祿卿召遷刑部侍郎給事中純禮凡所封駁正名分紀綱皆國體之大者起居舍人張耒先在病告中書省銀黃不候參假令供職純禮批敕謂耒既能供職豈不能朝見壞禮亂法所不當爲一時爲之聳動復拜刑部侍郎以天章閣待制樞密都承旨知亳州提舉明道宮元符三年以龍圖閣直學士知開封府前尹以刻深爲治純禮曰寬猛相濟聖人之訓今處深刻之後若益以猛是以火濟火也方務去前政之苛猶慮未盡何寬之爲患邪除禮部尚書遂拜尚書右丞侍御史陳次升乞除罷言者並自內批不由三省進擬右相曾布力爭不能得乞降黜純禮徐進曰次升所陳不過防執政引用親黨及罷黜不附己者耳言之者無罪聞之

者足以戒何用深責之也呂惠卿告老徽宗以問執政執政請許之純禮謂惠卿前二府位節鉞豈不存朝廷體貌雖其人不足留所重者國體也罷知潁昌府尋除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宮崇寧初落職試少府監分司南京徐州居住又責授靜江軍節度副使徐州安置移單州五年復左朝議大夫提舉鴻慶宮卒年七十六

純粹字德孺以門功稍遷至贊善大夫爲檢正中書刑房公事以事出知滕縣遷提舉成都府等路茶場擢陝西轉運判官陞副使進直龍圖閣爲京東路轉運使知慶州時夏人不庭純粹謂諸路策應舊制也自徐禧罷策應若虜兵大舉一路攻圍力有不勝而鄰路拱手坐觀其不拔者幸爾謂宜修明戰守救援之法朝廷是之元祐中除寶文閣待制初神宗問罪夏人

取其安疆葭蘆浮圖米脂四砦又取蘭州至是議分畫疆界趙
禹在延州純粹在慶州以爲得之無益於中國純粹請以虜所
陷官吏丁夫歸 朝廷而以所削之地給賜之於是還以四砦
而夏人服是時兄純仁以書與純粹論邊事云大輅與柴車爭
逐明珠與瓦礫相觸君子與小人鬪力中國與夷狄較勝負不
唯不可勝兼亦不足勝雖勝非也入爲戶部侍郎出知延安府
哲宗親政用事者欲開邊釁以純粹棄地爲非降直龍圖閣復
以寶文閣待制知熙州時方經略西羌乃改純粹知鄧州河南
府滑州坐元祐黨落職謫均州居住 徽宗即位起知信州復
以舊職帥延安又知永興軍尋以言者落職知金州提舉鴻慶
宮鄂州居住又責常州別駕鄂州安置會赦復領祠久之以右
文殿修撰提舉太清宮復徽猷閣待制俄致仕卒年七十餘純
粹聰明下不能欺在京東時會蘇軾自登州召還與軾同建募
役之議軾謂純粹講此事尤爲精詳爲帥端重有體間諜明功
罪當恩威兼用邊人畏服焉

東都事略卷第五十九下

東都事略卷第六十
列傳四十三

陳從易字簡夫泉州晉江人也舉進士為嵐州團練推官再調
彭州軍事判官王均反從易攝州事有謀殺監兵欲從亂者從
易捕其首斬之及緜漢相繼陷而均移書至州從易即命焚之
以安眾然亦戒其家僮聚薪堂後曰吾力不足以守則死于此
矣改著作佐郎知邵武軍遷太常博士與修歷代君臣事迹遷
監察御史歷殿中侍御史改直史館出知虔州坐失舉送宰相
寇準素惡之出知吉州後為湖南轉運使準貶道州或謂曰可
志廬陵之命邪準至從易以故相禮敬之言者為慙徙知江陵
府又知慶州入為左司郎中知制誥與楊大雅同在西掖時謂
之楊陳遷左諫議大夫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杭州卒年六十六

王欽若素善從易常謂人曰吾數日不見簡夫輒忽忽不懌及廢居睢陽親舊無敢見者從易赴湖南往見之欽若曰無乃為君累乎留數日而去所著有泉山集二十卷中書制藁五卷西清奏議三卷

楊大雅字子政杭州錢塘人也初名俛後避真宗藩邸名而更之唐靖恭虞卿之後虞卿孫承休唐天祐初為吳越策禮副使因家錢塘大雅承休四世孫也舉進士真宗時召試學士院又上書自薦乃直集賢院久歷外官直集賢院者二十七年不遷有出其後者往往致榮顯或笑其違世自守大雅歎曰吾不學乎世而學乎聖人由是以此吾之所有不敢以薦於人而嘗自獻乎天子矣天聖四年以久次遷集賢殿修撰與陳從易並命制誥居二歲拜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出知亳

州卒年六十九所著有大隱集五十卷職林二十卷兩漢博聞十二卷

李垂字舜工聊城人也由進士第上兵制將制書自湖州錄事參軍召為崇文校勘累遷修起居注丁謂執政權傾天下垂未嘗往謁或問其故垂曰謂為宰相不以公道副天下望而持權怙勢觀其所為必遊朱崖吾不欲在其黨中謂聞而惡之罷知亳州遷晉絳二州還朝或謂曰舜工文學議論稱於天下諸公欲用為知制誥但宰相以舜工未曾相識盍一往見之垂曰趨炎附熱看人眉睫以翼推輓乎道之不行命也執政知而惡之出知均州卒年六十九子仲昌稍知名然銳於進取嘗獻計修六塔河無功自殿中丞責英州文學參軍卒

燕肅字穆之青州人也少聰警舉進士為鳳翔觀察推官知臨

邛縣又知考城通判河南府召爲監察御史遷殿中侍御史提
點廣西刑獄徙廣東知越明二州入爲定王府記室參軍擢龍
圖閣待制知審刑院先是天下疑獄雖聽奏而州郡懼得罪不
敢讞故冤獄常多肅建請諸路疑獄皆聽讞有不當者釋其罪
自是全活者衆判太常寺建議考正雅樂自肅始改龍圖閣直
學士知潁州徙鄧州以禮部侍郎致仕卒年八十肅多巧思以創
物大智聞天下常造指南車記里鼓二車及欵器以獻又作蓮花
漏世服其精肅所至刻石以記其法子度官至右諫議大夫
胥偃字安道潭州長沙人也少好學柳開見其所爲文而器之
曰子異日必有名於天下舉進士授大理評事通判湖州稍遷
太常丞修起居注知制誥久之遷翰林學士知開封府忻州地
震偃言至陰之盛所致也蓋臣者君之陰婦者夫之陰夷狄者

中國之陰今 朝廷政令不專出上而後宮外戚恩澤日益蕃
滋陽不勝陰之效也加以夷狄間多內侮宜選將練師以防侵
軼之患其後元昊朝貢不至復上疏以爲即誅之太暴非聖人
謹於用兵之意也謂宜遣一介之使問其不臣之狀待其辭屈
而後加誅焉則王師出爲有名矣西邊用兵士卒親屬留京師
有犯法抵死者 仁宗不忍使就刑言者或欲置毒飲食中令
得自死偃以爲不可力諫止之卒年五十七始偃未仕時其家
初有田數十頃偃既貴遂以予族人初天下圭田無月日之限
爭者稍衆偃請限水田以四月終陸田三月終因著爲令嘗與
謝絳試中書吏大臣有私屬者偃不發視其牘而焚之曰發而
言之不亦傷刻薄乎

司馬池字和中陝州夏縣人也少好學推家財數十萬與其諸

父嘗奏名禮部將入試殿廷一日心動不能寐曰吾母素多疾能無恙否及至內門徘徊不能入蓋母亡為友人所匿也因語其友而友止告以聞有疾池遂號慟而歸後舉進士為永寧簿盛度守光州池為光山令 大內火 詔諸州市竹木州期以三日畢輸池以土不產轉市鄰郡非三日可得度怒甚既而光山為諸邑先池於民有信而民不俟於催督也曹利用薦為羣牧判官辭不就 朝廷固授之其後利用貶其黨畏罪多從而毀之獨池在 朝明利用之枉除開封府推官為中貴人所沮乃出知耀州為利州路轉運使知鳳翔府召知諫院表懇免 仁宗曰人皆者進池獨者退何也加直史館復知鳳翔有疑獄上讞大理輒復下掾屬皇恐池曰長史者政事所係乃獨承其罪有詔勿劾岐陽鎮巡檢夜飲富民家所部卒執之而俾為文

約不敢復督士卒而後釋其縛池捕首惡誅之巡檢亦坐廢為侍御史知雜事嘗言陝西用兵無宿將劉平好自用必誤大事卒如其言更三司副使遂以天章閣待制知河中府改同州徙杭州江鈞張從革為兩浙轉運使惡池捃摭其事條奏之降知虢州池未謫聞吏有盜官銀稱為鈞償私費而從革之姍犯稅陰遣人私請或謂可以此報池獨不較人以為長者徙晉州卒年五十二子光位宰相自有傳

孔道輔字原魯初名延魯孔子四十五世孫舉進士為寧州推官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郡將帥其屬往奠拜之道輔持笏碎蛇首而去一郡皆驚知曲阜縣天聖九年為右正言上書請 太后歸政 天子而廷奏樞密使曹利用御藥羅崇勳罪狀當是時崇勳操權利而利用悍彊不遜內外憚之使契丹虜

主酌以大卮曰天寒飲此可以致和氣道輔曰不和固無害既還言者以爲生事且開虜釁他日仁宗問之對曰契丹新爲黑水所破勢甚蹙平時漢使至多以言相侮臣恐其益慢中國故荅以此言仁宗然之除龍圖閣待制糾察在京刑獄坐糾事失當出知鄆州徙青州入判流內銓出知許州徙應天府除右諫議大夫御史中丞皇后郭氏廢道輔率諫官御史伏閣請對仁宗令至中書宰相呂夷簡曰廢后有漢唐故事道輔曰大臣當導君以堯舜而漢唐失德可爲法邪夷簡色沮明日請對不得入遂出知泰州徙徐州兗州進給事中龍圖閣直學士復入爲御史中丞開封府吏馮士元坐獄語連大臣故移其獄御史劾士元罪止於杖且多更赦而執政又以爲道輔爲大臣道地出知鄆州道輔性鯁直遇事無所避再入臺僦郭贄舊宅

宅近太廟而言者爲出入傳呼則神不寧詔令徙宅道輔歎曰險人之言入矣旣以士元事罷憤惋而卒年五十四然天下莫不以直道許之也子宗翰

宗翰字周翰始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復舉進士宗翰氣貌渾厚奉親孝王珪在翰林舉御史司馬光知諫院敕薦士皆以宗翰應詔嘗爲夔峽路轉運判官京東路提點刑獄知蘄密陝楊洪兗六州元祐初除司農少卿遷鴻臚卿先聖之後襲公爵以奉祠事其後或領官他州至有以爵爲尉而廷參郡守者宗翰以爲言詔改衍聖公南奉聖公承襲者即除寄祿官不領他職給廟學田万亩賜監書置學官以誨其子弟除刑部侍郎卒年六十

段少連字希逸開封人也其母夢鳳集于家庭而少連生舉服

勤詞學科知崇陽縣崇陽劇邑自張詠後未有繼者少連治文
仍出其右當 章獻皇后臨朝為御史臺推直官上疏論戚里
恩濫 章獻怒責監漣水軍酒稅起為通判天雄軍召入為殿
中侍御史 郭皇后廢少連與諫臺官伏閣不得對孔道輔范
仲淹謫出少連等止各罰金少連上疏曰臣因義激心以職獲
譴天容地載蒙幸何深然理有所未伸情有所未達鬱悒之志
不得不盡陳之道輔仲淹與臣等議皇后不宜廢是以羣詣殿
閣上疏而執政進說使臣等不獲面對道輔仲淹出守外郡臣
等蒙罰中外皆以為非 陛下之意特宰執假 天威以斷來
者之說不報又上疏曰臣伏準戒諭自今不得羣詣殿門請對
且伏閣上疏 自有故事昔唐陽城王仲舒伏閣雪陸贄之枉
崔元亮叩殿陛理宋申錫之冤今 陛下未忍廢黜皇后而兩

府列狀議降為妃諫官御史敢廢伏閣之事乎 陛下深惟道
輔仲淹等所言為阿黨乎為忠亮乎不報又上疏曰高明粹清
凝德無累天之道也然氛祲蔽翳晦明偶差乃陰陽之沴尔象
天德者君之體也治陰陽者臣之職也 陛下秉一德臨萬方
有生之類莫不浸其德澤氛祲蔽翳偶差晦明以累 聖德蓋
大臣重祿而不諫小臣畏罪而不言臣獨何人敢貢狂瞽哉誠
以秉愛君之心切痛 陛下履仁聖之具美乏骨鯁之良輔因
成不忍之忿以稽不遠之復臣是以瀝肝膽披情素為 陛下
廓清氛祲蒙翳之累易曰夫夫婦婦而家道正正家而天下定
詩云刑于寡妻御于家邦若然則修化者莫不自內而刑外也
去年十二月二府大臣晚出民間喧傳皇后被譴而入道矣又
傳降為妃而離宮矣在外莫知其過矣無不驚歎且皇后有罪

黜則告宗廟廢則為庶人安有陰行臣下之議者乎且皇后有小過可降為妃則臣僚之婦有小過亦當廢為妾乎臣等赴中書時輔弼之臣備言皇后有妬忌之行始議入道終降為妃兼云有上封者恐皇后不利於 聖躬故修高垣置在別館臣等備陳中外之議請復皇后位號以安民心翌日 詔出乃云中宮有過掖廷具知特示含容俾自循省供給之間一切如故臣未審在別館為妃乎為后乎 詔書不言安所取信皇后事陛下下紀而輔臣倉卒以降黜之議惑 宸聽而臣下循默無敢為 陛下言者臣所謂氛祲蔽翳以累 聖德豈虛言哉蓋臣職有曠尔夫皇后動搖有大不可者二執政之臣獨不念之内外臣僚以至戚里豈不萌覬覦之心欲進其女以希選納或事寵愛以結内援使 陛下惑女色而亂紀綱紀綱一亂變故

以生社稷可得安乎斯大不可者一也 陛下凡舉事為萬世法苟有掖廷爭寵遂行廢后則何以書史策而示子孫乎斯大不可者二也臣願 詔皇后歸宮復其位號杜絕非閭待之如初天地以正陰陽以和人神共懽豈不美哉 陛下苟為邪臣所沮不行小臣之議臣恐高宗王后之枉必見於他日宮闈不正之亂未測於將來惟 陛下察之不報改開封府判官直集賢院出為兩浙淮南陝西轉運使駙馬都尉柴宗慶縱其下擾民少連即劾奏之入兼侍御史知雜事踰月為三司度支副使擢天章閣待制知廣州進龍圖閣直學士知涇州徙渭州卒年四十六少連質直自任遇事無大小決遣如流不為權勢所屈其卒也 仁宗甚歎惜之

蔣堂字希魯常州宜興人也舉進士為楚州團練推官嘗知臨

川縣通判眉州久之知泗州召拜監察御史遷侍御史禁中火有司請究火所起多引宮人屬吏堂言陛下宜責躬修德以應天變豈可歸咎宮人邪殆非所以畏天譴也仁宗於是悉赦原之郭皇后廢與御史中丞孔道輔等極論不可又請對不許未幾出爲江東轉運使徙河南兼發運使歲薦部吏二百人或謂曰一有謬舉且得罪何以多爲堂曰拔十得四五亦足以報國矣坐失按舉降知越州州有鑑湖溉田八千頃前此爲郡者聽民自占旣而多爲豪右所不便水利浸耗堂條上所不便奏復之徙蘇州入爲鹽鐵副使安撫梓夔路拜天章閣待制制置發運使知洪州應天府又知杭州遷樞密直學士知益州漢文翁石室在孔子廟中堂因廣其舍爲學宮選屬官與鄉老之賢者以教諸生士人翕然稱之徙知河中府復知杭蘇二州以

禮部侍郎致仕卒年七十五堂爲人脩潔遇事不少屈好學工文詞延譽後進如不及尤者作詩云

彭乘字利建益州華陽人也舉進士授漢陽軍判官與同年生登相國寺閣顧望鄉關皆有從官之樂乘獨悵然曰親老矣安敢捨晨昏之奉而圖一身之榮乎翌日奏乞侍養以歸有薦其文行者召試除館閣校勘固辭還家用寇準薦復召試爲校勘遷祕書丞集賢校理求便親得知普州舊制蜀人不許赴蜀官特恩自乘始父卒旣葬甘露降墓柏上人以爲孝感其後修注闕中書擬人乘在選中仁宗曰彭乘恬退之士也遂用之及召見諭以見用之意乘對曰臣生孤遠蒙被近用已過分矣仁宗嘉之擢知制誥知開封府爲翰林學士卒年六十五乘重厚寡言性純孝不喜事生產家聚書方卷多乘手自校正然其

爲文少工也

趙師民字周翰青州臨淄人也九歲能爲文舉進士第復還鄉里不仕孫奭薦爲兗州教授遷國子監直講崇政殿說書又遷宗正丞陝西用兵上治道十五事改天章閣待制同知宗正事除龍圖閣直學士知耀州民有盜鐵禁者師民曰郭其利而罪之是罔民也一切不問代還復判宗正卒年六十九師民經行淳懿然舉止疎野其爲文章清麗繁縟而又詳練故事爲士大夫所稱子彥若

彥若字元考以父任爲將作監主簿博覽善記事父孝年十八舉賢良方正召試中選射策不入等知千乘縣用大臣薦爲祕閣校勘遷集賢校理通判淄州有縱火僞印者法當死彥若曰在律犯罪親年九十無兼養聽讞與太守解賓王議異遂獨剡

奏得減死賓王慊之因訟彥若不詣郡坐謫監單州酒稅踰年還館稍遷知宗正丞 宗廟薦新中秋用菱萌不經易以蒲白彥若曰蒲春始生可食秋則過時不可以薦乃援引經傳改從春獻除國史院編修官修起居注元豐中召試中書舍人當草制而執政避家諱易其詞彥若奏曰臣迹雖孤而志不可奪改右諫議大夫坐侵越御史論事徙祕書監 哲宗即位爲龍圖閣待制知亳州移陳州召還提舉萬壽觀兼侍讀遷兵部侍郎兼實錄院修撰擢禮部尚書拜翰林學士以子累罷爲寶文閣學士提舉萬壽觀紹聖初以彥若與修 神宗實錄貶安遠軍節度副使澧州安置卒于貶所年六十三後與元祐黨有文集五十卷

